



鐘聲

ZHONGSHENG
March 2015

文藝園

上海位育中學北美校友會會刊

2015 位育北美校友会年度聚会

多少年前,我们从红楼走来!
如今相聚在北美,来年几何?

各位北美位育校友会同仁,

继我们2013年金秋在湾区的盛大规模的团聚后,校友会的网站 www.weiyu51na.com 和“钟声”年刊不断地保持我们在北美生活的交流以及和母校的联系。服务组决定2015年的校友会大团聚于9月12日(星期六)在洛杉矶地区Arcadia市或Pasadena市举行,计划是周六上午10点半有兴趣者义务帮忙者小聚并午餐,准备下午的工作,下午2点半开始聚友报到,4点开始聚会,大家都是自告奋勇,节目和发言请控制在3-5分钟,晚餐和宵夜正在研究中。

根据以往的经验,主要团聚集集中在校友多的地区,并且集中一天,这样大家可以在这一天的前后安排旅游。众多地主正积极考察餐馆和旅馆的设施和位置,进一步细节将根据大家报名情况,再予以通报。

在此团聚的前后,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根据兴趣分别组织去圣地亚哥和拉斯维加斯旅游,也可以两地都去。

请各位将2015团聚的消息不断地传递,争取超过2013人数,我们位育的骄傲就在于精英的齐心协力,不是吗?报名只需要姓名(配偶或亲友来的话也请包括其姓名),是否去圣地亚哥和拉斯维加斯旅游(或两地都去),联系电话号码,位育年届。根据这些信息,服务组可以进一步计划和订餐馆。

拉斯维加斯一路由地主李忠明杨正心两位牵头,车程270英里,没有堵塞的话约5小时,途中有大型直销中心。9月13日如果中午到达两位居住的意大利风格“Ardiente”小区,可以参加会所举办的Swimming Pool Party(由Shea Home开发商提供自助餐,参观小区居住环境和样板房,回答有关购买退休房的问题)。

亦可以自行游览赌城风貌,或在会所休息(健身和游泳)。晚上到赌城中国城中餐馆吃饭,饭后游览赌城夜景。住宿自己预定,小区附近有Cannery Casino Hotel供考虑。9月14日星期一,如有兴趣可去大峡谷一天旅游。

圣地亚哥一路由地主吴嘉梁家琨盛擎光三位协助,9月13日早上车程120英里,约2小时内到达主要景点,圣地亚哥有众多历史文化景点供选择http://cn.tripadvisor.com/Attractions-g60750-Activities-San_Diego_California.html。以下四个景点适合初次来圣地亚哥的游客按序列看一看。

www.dreamlajolla.com/La Jolla海岸线曲折优美,有悬崖也有海滩,被称为圣地亚哥之珠,是极佳的住宅区,充满艺廊,精品店,露天咖啡馆,并有古老教堂,当代艺术馆。拉荷亚市海水清澈,是潜水人的乐园,加大圣地亚哥校区就在拉荷亚市附近。而海滩除了连绵不断的白沙,岸边又矗立起千姿百态的礁石。礁石上寄生着各种小小的壳类,比方说海红和小海螺。午步地在第二景点附近, <http://hoteldel.com/var/HDC-BkWidget-01.html>

科罗纳多岛旅游点 Coronado, 西班牙语“皇冠”。这里拥有出类拔萃的海滩和世界著名的度假村。岛上最著名的地方是 Hotel del Coronado。这所酒店在1887年开始建造。它庞大的五层楼建筑群在以及鲜明的红色屋顶,让人过目难忘。

www.balboapark.org/巴尔波亚公园位于市中心北区,占地1,200英亩,是一座综合性公园。拥有15座博物馆包括著名的圣地亚哥动物园(San Diego Zoo)、美术馆、博物馆、剧场、餐厅以及娱乐健身设施等,是圣地亚哥的娱乐文化活动中心。得花上一整天的时间才能看完整个公园。想要仔细逛动物园的人,更应该将巴尔波亚公园的行程定为两天,才比较充裕。

<http://oldtownsandiegoguide.com/> 老城区公园遍布着古老的西班牙建筑,教堂,博物馆,各式店铺,餐馆,旅店,是游客购物吃饭的好地方,充满着浓郁的墨西哥风情。这样晚餐后应该有充分时间可以回到洛杉矶。

我们理解每位同学都很忙,服务组每个成员亦不例外,欢迎大家在团聚任何一个方面助一把力。服务组将一如既往,听取大家意见,争取校友会适当的拨款,办好这次团聚。



转眼进入21世纪的第15年，北美位育茁壮成长，图文并茂精心编辑装潢出色的钟声第21期出版了，和以往各期一样，将成为各位校友收藏的珍品。

钟声的每一步，都和大家的支持息息相关，热忱的位育团队每年都继续在为北美广大的校友忙碌耕耘。时代的前进，信息的发达，人员的变动，丝毫不减一份精印的钟声年刊的魅力。

位育团队实际就是服务组也就是钟声编辑组，从征稿到每一位服务组成员作最后的文字编辑，再校对每篇文字，然后编排版面送交印刷，最后将每本钟声邮寄到各位，这样一份钟声才完成，全靠位育团队贡献宝贵的精力时间。

钟声编辑是我们的任务之一，每年一次历时3-6个月。北美位育网站则随时更新，是我们的任务之二，主持周家钧极其负责辛劳。家钧还和母校潘益善老师保持联系，这是我们的任务之三。任务之四是发展会员和登记会费，现有华非非，孙雯两位能人负责。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北美位育人大团聚是我们的任务之五，由全体服务组人员借助各位热心的校友协力组织（请看本刊2015年团聚的通知）。

在我们这个民主社会，每一位校友都是出类拔萃之辈，无论年龄职业，大家走到一起极不容易，所以服务组尤其珍惜自己为各位校友义务服务的机会。钟声的原则是文责自负，编辑组尽责但与文章的观点无关，相信大家一定能理解。

“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一直在激励我们，谢谢大家的支持，并盼大家踊跃投稿。

钟声编辑组：

蒋青，王家斌，叶善章，吴攸承，叶秋怡，周家钧，华非非，孙雯，李忠明，瞿德霖

2	五十年的位育同窗	萧亦麟
5	词六首	吉力力
6	黄太平校友的纽约奥伯尼建筑图	张安临，叶秋怡
8	位育老同学欢聚佘山兰笋山庄	虞金良
10	亲切的聚会，相互的鼓励	潘益善
11	学写诗	张立民
13	欢乐的日子 难忘的日子	张龙华，陈冠大
18	忆蕴中	姚方方
19	MY EASTERN EUROPEAN TOUR	Qi Wenqin / Benjamin Chang
20	圆梦之旅 快乐之行	赵为民，连瑞晶
23	青涩时代的羡慕嫉妒恨	徐宏亮
24	回国探亲随笔	袁哲明
29	她在天国望着我们	徐宏亮
30	东南西北，浮光掠影	柯晓明
33	我动了双膝关节置换手术	李定一
34	命运的求索（新书介绍）	陆致极
35	位育中学北美校友会会费收支表	
38	位育中学北美校友会会员通讯录	
封二	2015年位育中学北美校友会年度聚会	瞿德霖
封三	有感而发 - 读诗，听歌和看电影	柯晓明
封底	油画《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汤沐黎

五十年的位育同窗

萧亦麟 67 届

THE LADY FROM THE SEA
HANGZHOU YUE OPERA COMPANY

2014年2月底，纽约大学斯哥尔伯表演艺术中心（NYU Skirball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举办以“聚焦中国”为主题的“视觉与声音”系列，特约中国文化部外联局组派的杭州越剧院来美演出改编自易卜生的戏剧《心比天高》和《海上夫人》，接连收到位育校友会和孙惠民校友的电邮，得知是孙惠柱校友和他的幸福另一半费春放教授的联合佳作，而且要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亚历山大礼堂免费演出，不由心中雀喜。要说记忆中上一次听越剧，那得追述到五、六十年前，父母上班，姐姐上学，自己还是个浑不溜球的学前小屁孩，没事就“愿”帮家里的阿姨“小妹”扫地，擦桌子，整理床铺，为的是讨她高兴，让她在楼下客厅听完收音机里定时播放的绍兴戏，然后就会同意在中午炒盆油炒饭，烧碗酱油汤给我当中饭——对我来说那要比红烧肉、鲫鱼汤更“开洋荤”。长大了才慢慢搞清楚，阿姨“小妹”的聪明在于自通儿童心理学：既可以自己省事少收拾点房间，又可以定心哼唱几句思夫桥段，更能简化与家母前晚商定的烹饪菜肴，以繁化简，以静代动，当然我更愿意从民间文化的正能量角度印证越剧深得江南民心的百年根基。

说到位育同窗，打从1964年起算，整整五十年了。那时中一（2）班的教室和中一（4）班的教室在“南楼”二楼贴隔壁，我有一个高安路二小的六年同窗高汉在中（4）班，我们一同住在“懿园”，一同步行去小学、中学，前前后后十一年，直到他进了工矿，我去插队。后来听说他从交大考上李政道的“考斯比亚”奖学金来美攻读博士，应该称得上是位育骄子。孙惠柱与高汉中同在（4）班，我们虽然只在一起上了两年学，但共享了多个老师的教诲，而且继续到江西的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仍然清楚地记得1969年3月12日上了九岭山脉后没几天，就从我所在的最高的“欧园”去拜访孙惠柱他们所在的最远的“双溪”。别的不说，光凭“双溪”的三杰——孙惠柱算老二吧——从不抽烟，滴酒不沾的德行就不难想象今后的作为，因为剩下的我们大都难得如此清纯。

记得官庄公社瓷厂建业初始，插队在“欧园”的老大——我属老三，老二是我的发小周国勤——原中四一班的王善用领衔当了厂长。“双溪”的三杰——王中，孙惠柱，徐维

扬可谓三柱鼎力，撑起了瓷厂的半边天。他们成了山中吃商品粮的工人阶级，我们这些农村户口，平时有个闲暇空日，就溜去瓷厂打乒乓，翻扑克，聊闲天，吃混饭，貌似理所当然。在瓷厂的位育的四大金刚，孙惠柱一马当先，首开纪录，下乡四年就去了高安师范进修。知道我和他是同样的第六类出身——属‘资’，多么理解要想被推荐上学，那就不光是回烟避酒的功力了，多挑多少担粪，多砍多少担柴，多熬多少个夜，插队兄落户妹们，俺可是心知肚明啊。

又过了四、五年，在一场历史性的特大丧礼之后一年，居然传来了恢复高考的奇讯。我们位育四友孙、周、陈、萧联名去县招待所租了一个星期的客房，大家省下了买“婺源酒”、“四特酒”的钱，付掉房租，还专门采购了价格不菲的，两块钱一瓶的“补脑汁”，挑灯夜读。然后参加了那场激情燃烧岁月之后的入学考试。没啥意外，从有后门的插队那里打听到我们位育学子的卷子都写得不错，但众所周知的弊病是大多数位育弟子都有“遗传”问题：虽然体检上下都能过关，可是家庭结构大都内外有疾。结果第一批发榜时，除了陈弟上了复旦，剩下的孙、周、萧等都只能黯然打道回乡。按说‘萧’字在《百家姓》里排得老远去了自没话说，可‘孙’是老三，‘周’是老五，理应可以排在‘陈’老七的前面的啊！

那年是悔得连回家过年，看望亲朋好友的兴都霉了。过完大年初一的早上，公社的陈会计诡异地宣布：县里来电话了，说是石境公社的一小撮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破格”被专区师专录取了——分数都接近满分，家庭都接近破裂。通知还说明：原来报考理工科的，政审都不合格；是上面的（专区）上面（省）的再上面交待，为了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就让这批在表现上说得过去，还能咬几篇文嚼几行字的知青去学习教书吧——墨水都十年没人喝了，也就顾不上将来误不误人子弟了。就这么简单，孙惠柱，我，加上六八届的周基亭又成了同窗。想来也真是，初中的同学，十四年以后，相聚成了大学同学。反正我女儿说，不是你的记忆出了问题，就是你的算术特差劲，都二十七、八了，才上大学啊？一定算错了。但这回不仅没错，而且我们三个上的是同一个教室的课，睡的是同一间统铺的床。

可惜好景不长，大一时，我们都还刚起步，跟着才从“牛棚”里放出来的的教授们摇头晃脑、糊里八涂地说文解字，文心雕龙，孙惠柱却已在撰写剧本，准备考研了，而且是一炮而红，衣锦还乡。这回《百家姓》的老三险胜了其他“黑九类”的老六了。我和学友们只有凑份子钱、买下酒菜给孙惠柱送行的命，三杯下肚，大家轮流用五言、七律瞎拼乱凑，即兴抒发，有慷慨陈词的，也有唉声叹气的，最确切的诗情画意好像是：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不抽烟、少喝酒、闺避乡下妹子还是大有可为的……

说这些和越剧有关吗？试想如果当年孙惠柱没有考上戏剧学院的研究生，那么今天我们能在普林斯顿欣赏越剧吗？

两年前，在纽约圣·约翰大学剧场白看了孙惠柱编写的音乐话剧《苏州河北》，这次的绍兴戏又是免费入场，实在有点不好意思了。就通过他二哥孙惠民电传了相约进餐的短信。多亏老天帮忙，气象台开天辟地、错误地预报了大纽约地区冰天雪地的警告，迫使普林斯顿大学慷慨解囊，提前将剧组接到学校。这样孙惠柱和费春放两位就能在百忙之中抽身来到普林斯顿“大千美食林”小聚。盛名古镇，饭馆寻常，一点都不高端，也缺大气，更难上档次。春放随意点了家常菜

“Allows for fresh and fascinating articulations of characters already well-trodden on the realist stage...brings together Ibsen and Yue in ways that add value to both.” TDR: The Drama Review



“毛豆咸菜百叶”，她说喜欢素食，所以保持着苗条的身材；惠柱挑了个冒牌的“糟溜龙利片”，马马虎虎地中饱饥肠；我常来常往，老板娘熟知，又是“小椒牛肉丝”了。孙惠柱说这个上海菜可带点江西老表的风味。言谈话语中似乎觉察出他对平凡的乡间小Ma11已经略感生疏了，这也是我长年思乡却步的疑惑：现在回大上海，双亲已歿，无家可归，高楼林立，豪宅万千，半辈子习惯了此地的乡间民宅，会否像刘姥姥重进大观园？

闲聊中回忆起初到美国的生活，随身兑换的三十元美金，一天一餐也只能支持半个来月。孙惠柱说他注意到在纽约和西部的餐馆里，现在大都是南美人或中亚人的侍者，很久没见到这么些中国Waiter和Waitress的脸了。说来也是，现在的3.0版的中国留学生早就鸟枪换炮了，不官即富，少有生活之忧。哪像2.0版的我们初来乍到时，多以中餐馆为家，打工为主，读书为辅，不务正业，保个身份。这不，孙惠柱马上就开始打听当时我打工的餐馆的陈老板的近况，然后我们就回忆起刚混上第一份缴税的工作不久，驾车与孙惠柱去机场接刚从上海来的放放。难忘的是，回程的路上，两人

就挺时尚地在后座接吻，好一个久别胜新婚！搞得倒后镜里的我头晕眼花，恍惚神伤。

学文学的到底比理工的强，孙惠柱刚到纽约大学不久就约我夜游曼哈顿，两人先看了中城哈德森河边九十五街教堂里演的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再到外百老汇“妈妈咪”小茶馆里的“雅座”欣赏街头即兴戏剧创作。午夜时分我们拜访了四十二街的红灯区，理由是他的NYU的教授认为，学戏剧的什么都得看，什么都好看，这意思是说戏剧如人生，人生就是戏。我揶揄地回答，反正一个人，老妈也不在，走吧。他说，放放还在上海，难得放松一下；我说也是，其实无论餐馆打工的，还是洋插队自费念书的，大多前来看过西洋景。他说，这里真的方便，往车里一钻就是“轧朋友”的两人世界，我想了一下：要数浪漫还是得算外滩的黄浦江边。那天我如实地告诉孙惠柱，刚才那《李尔王》的台词，对我来说就是对牛弹琴，不知有没有听懂20%，如果不是读过中译本，坐在那实在很难为情；他安慰我说其实他也只听懂了30%。当然我还没笨到就相信了他的话——这不，看戏之前才告诉我，暑假里他已应邀去另一所大学导演一个莎剧。

说起单身就不能不提孙惠柱的哥哥孙惠鑫，当时他就住在曼哈顿。有一次他帮太太的朋友去布鲁克林找

房子，认识了上海来的二房东叫郑敏。孙惠鑫就和太太做起了红娘。我和郑敏认识后，没少托纽约大学博士生惠柱和放放的福，时不时有票去欣赏内、外百老汇的交响乐，芭蕾舞，新歌剧。其中有一出叫“卡尔卡达”的票价最贵，打了折都要上十几、二十块。孙惠柱从来不收我的钱，这次只给了我一张票，倒不是票贵了，理由我想大家是知道的——这个戏根本不利于谈恋爱。综上所述，我看白戏是看惯了，而且至今还欠孙惠柱的哥哥、嫂嫂十八只蹄膀。

十五年前去“风城”芝加哥出差，约了江西“双溪”的老三徐维扬，一起去拜访住在明尼苏达“双城”执教的孙惠柱，费春放夫妇。那天晚上吃饭时，他们的九岁大的儿子凯文，在专心致志地编写数列三次方的表格。第二天星期六早上，孙惠柱煎完糍饭糕，又急忙送凯文去了中文学校。回来后我认真地对郑敏说，我们九岁三年级时，好像背的只是个平方表而已，她说这就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吧。这次放在饭桌上证实了此言不虛。凯文两年前以电脑和语言双学位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他能说中、英、法、德、俄、阿拉伯和埃及等七种语言，现任职于摩根·斯坦利公司；更令人吃惊

的是小他五岁的弟弟凯默已经子承父（母）业，是纽约大学电影系二年级学生。这小子高中时期不喜欢填鸭式的天才教学，从纽约史达文森高中辍学创业，在爸妈的督促下自学完成高中课程，看来父母的DNA正显出亮丽的风采，让我们拭目以待。

孙惠柱的二哥孙惠民在位育时高我们一届，他的儿子理查德去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正逢我的小女杰西卡为择校之事十分纠结，我们全家拜访了孙惠民家，虔诚地请教究竟是上哥大读科学工程，还是选择六年的医药专业。我借用了凯文和理查德的例子，艰深地说服了小女放弃长青藤名校的录取书，转攻医学。我所根据的不成文但实在的理由很简单——他们堂兄弟的生理遗传（当然与黑六类无关）肯定比你强。有点跑题了。

让我们回到普林斯顿大学的亚历山大正厅理查德森礼堂去看戏，入场前有个小插曲，我和孙惠柱一起来到检票处。虽然是免费的，但都事先电话预订了票，进口处的收票老妪和蔼地检了我的票后，微笑地转向孙惠柱，此刻孙大导开始自我介绍：“我是今天这个戏的编剧。”慈祥的老妪对他轻微微地点头：“OK，但你仍然要去票台领一张票，这是为了我们统计观众人数。”孙惠柱似乎有一丝尴尬，但立刻绅士般地转身走去发票的柜台。我站在那儿体察着这其中一点点中国的思维痕迹：若是在上海的剧场，如果编导陪同朋友前往，会不会朋友也无须出示票证？说不定中国的老妪还会顺便向大家做个介绍，博个全场起立鼓掌……。我可能又想多了。

接下去的《海上夫人》的精彩表演恕我在此一笔带过，省去了许多画蛇添足。在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过后，剧目的六位主要演员和越剧导演陪同孙惠柱，费春放与留下的观众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对话。有一位白发飘然的中国老者坐在

第一排，手举着话筒，几度哽咽失声，借用《非诚勿扰》里的一句流行台词，他是真的心动了。老人用英文高度赞赏了艺术家们的中文唱辞，但认为英文翻译稍嫌简易，费春放教授当时的回应明快简洁，指出唱词中蕴含着中国曲艺和诗词的特点，尤其是成语诠释，着重于提精炼字，以点到为止，传神才妙。她的解释受到了另一位品味十足的英文老者的首肯。

有位洋女士尖刻地挑战改编《海上夫人》的宗旨，说它已不是挪威的现实主义的易卜生，而像中国的之乎者也的孔老二了。因为唱的是仁义礼智，三从四德，家庭价值，社会责任，道德标准，附带些妇女解放。孙惠柱教授的回答十分得体，很接近电视里中国文化部发言人的口吻，不卑不亢，有条有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而且巧妙地建议那位洋女士前来看晚上的《心比天高》后再接着继续讨论，一箭双雕，妙不可言。可惜我因为贪吃，在看完当晚的绝伦演出后，却被大厅外美妙的中国式的宵夜吸引去了，没能聆听到第二场的探讨。

那天下午走出礼堂时，孙惠民感叹地说：四十年前，你们从位育一起去江西修地球，谁能想到惠柱今天能站在这世界级大学的舞台上，面对中外观众，谈笑风生。这虽然有点自鸣得意之嫌，但让我们顺着中国文化部发言人的口吻说：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一定会在这里看到、听到更多的中国的精湛的文艺演出的。

如果想总结一点百年越剧的文化底蕴，能不能这么说：它既上得了世界顶尖名校的殿堂，又下得了平民百姓的厨房——我初始的那点下里巴人的记忆，应该可以提供一例五、六十年前的实证。在此建议位育好友孙大导待有空闲时，亲身民调一下如今上海的农民工和阿姨小妹们，在打工时、茶饭后是否仍有雅兴听一曲《海上夫人》或《心比天高》呢？

重逢

杨鲁民 64届 为J-64 毕业50周年同学聚会而作

五十年离别，今朝又重逢。
相见惊问姓，呼名忆少容。
别来话沧海，言止暮天钟。
夕阳人生道，关山又几重。

临江仙

林海轻骑

林海泛舟乘绿浪，行穿出入葱茏。
伴君惟有耳旁风。
急驰复辗转，时历小峥嵘。

山野未必藏胜景，年年此地重逢。
相看不厌是青松。
夕阳情未了，白发更从容。

2014年8月1日骑自行车逍遥林海有感

词六首

吉力立 66 届

临江仙

湖上逢雨。再用韵。

双岛独舟轻胜马，澄碧倒影葱茏。
水波不兴骤来风。
乱云方聚散，山色起峥嵘。

湖小未必无大浪，须臾狭路相逢。
浑然若定稳如松。
霎时云散后，吟啸且从容。

注：吾庐所在名为双岛湖，乃因湖中心有两小岛也。2014年8月5日

临江仙

小舟行钓。再用韵。

行钓扁舟残照里，山川薄暮朦胧。
龙蛇影外沐清风。
往昔多妩媚，俄而露峥嵘。

笑我窥鱼称雅兴，白鸥俯仰迎逢。
相知更有岸边松：
借得沧浪水，濯我倦颜容。

2014年8月6日

菩萨蛮

甲午秋晨 伐达纳斯湖

金风玉露胧轻雾，驱车好向湖边去。
炫目看朝阳，芦塘野菊香。

宿鹭惊弃岸，激起粼纹颤。
归路踏秋霜，天边雁字长。

2014年10月27日

定风波

2015年伊始，送别安安然兄弟回纽约。有此寄语。

圣诞新年夜夜歌，而今无奈别离何！
纵使情亲千里近，谁信！
长天一去隔山河。
有道血浓浓胜水。原是。对窗听雨任风波。
世上清欢金不换。精湛。也应记取老东坡。

2015年元月4日

注：情亲千里，对窗听雨，人间清欢皆为东坡语。

行香子

访巴林老城

人世飘浮，老马识途。笑依然，忐忑唐突。
轻装简驾，宿访微服。
愿一回生，二回近，再回熟。

古今俯仰，荒漠繁都。看环球，变幻须臾。
东西携手，穷富同图。
乃感斯城，嘆斯事，若斯夫！

2013年访迪拜，今年底重访巴林，返美机上作。

黄太平校友的 纽约奥伯尼建筑图

文：张安临，叶秋怡 66届 图：黄太平 62届



St. Joseph's Catholic Church



City Hall

黄太平校友，位育中学62届高中生，1968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1978年进入同济大学研究生班深造，1980年赴美求学。曾在私人建筑事务所工作，1988年起进入位于奥伯尼的纽约州政府工作。

介绍黄太平校友的画图，首先要介绍他的父亲，黄作燊先生(1915-1975)，中国著名的建筑教育家、建筑学者、建筑师。中国现代建筑的早期推动者和实践者，中国现代建筑教育的开创者。黄作燊先生1939年毕业于伦敦建筑协会学校后(School of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同年进入美国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成为格罗比乌斯教授(Walter Gropius)的第一个中国籍研究生。1941年学成回中国，两年后在上海建立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担任系主任，教授，时年28岁。当时，美国宾州大学(Penn State)的“Beaux-Art”是中国建筑教育界的主流，作为一个新来的年轻学者，他把当时崭新的包豪斯设计思想介绍给中国学生，不愧为现代建筑在中国的先驱者。从1952至1966年，他一直担任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副主任，教授。

黄作燊虽然对西方现代建筑理解很深，但他一向认为中国建筑师不能盲目崇洋，建筑师应该深刻理解和欣赏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新建筑应该延续传统建筑的美丽和壮观，同大自然融洽为一体。与此同时，设计必须满足人类在生活上的需要。他认为建筑设计应该反映当时的时代。作为老师，他把他的学生看作自己的家人，学生在他家自由进出，博览他从国外带回的书籍，他带学生们在中国各处看建筑，分析楼房的优缺点和营造的可能性。他的学生们对他特有的教学法受益匪浅。作为一个爱国者，一个能理解什么是广大群众所需要的建筑师，一个有良心的教育工作者，他的影响至今仍在 中国存在。

黄太平校友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对于优美的建筑情有独钟。在工作之余，穿街走巷，画了大量的奥伯尼建筑图。

黄太平校友在1997年遭受一次严重的车祸，导致大脑受损。2011年退休后不久，因中风而半身不遂。2014年春又意外跌倒股骨骨折。然而，生活中的种种意外和病痛没能击垮黄太平校友。在老伴的悉心照顾下，他顽强地与伤残和病痛搏斗，度过了一次次的难关。近来，他抱着病躯，将自己所画的奥伯尼建筑图整理出来，向钟声投稿，并准备将这些宝贵的图画装订成册出版。

在此，我们刊登其中的四幅建筑图。向黄太平校友致以诚挚的敬意。



New York State Governor's Mansion



 *Washington Park Lakehouse*



位育老同学欢聚佘山兰笋山庄

虞金良 65 届

秋高气爽，蓝天白云。我们一批昔日位育老同学相约前往松江佘山，来到毗邻佘山天文台下的《兰笋山庄》，参加65届初中年级的同学聚会。

上海是个缺山城市，唯一的山林便是佘山了，于是佘山成了上海的最佳后花园，是上海市民十分宠爱的休闲去处。我们选择在这里聚会，欣赏的就是远离都市喧嚣，呼吸绿色氧吧的清新、舒适、时尚。

此行真的要感谢位育田易同学！此话怎讲？原来前一天晚上，和同学微信群聊，谈及何时出门，我说自己准备早上七点半从浦东住所出门，路上换乘三条地铁两部公交，预计十点半前抵达山庄，田易同学看到后马上应答，并与我电话联系，热情邀请我们夫妇搭坐她的私家车一起前往，这样能宽松出门时间。我很不好意思，向她连连致谢，她在电话那头却客气地说道：“没关系的，我是顺路，正好车上还有两个空位，这样你们可以推迟一小时出门了……”另外告诉我车上还有两位同学，其中一位是已经认识的吴士珮老同学。

我们夫妇在龙华古寺地铁站坐上田易私家车，由老同学吴仕玕驾车，田易在旁引路，绕上高架，行驶于沪青平公路。大家一路谈笑风生，驶入佘山景区后车窗外不时闪过一座又一座规模不一，风格迥异的会馆场所，如颇具名气的《佘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月湖山庄》，《银湖别墅》等一批馆所，当然还有一些不露声色，暗藏绿荫深处的馆所，譬如我们要去的《兰笋山庄》便是后一类。一小时光景我们顺利到达活动地点，通过一段狭短甬道后驶入山庄停车场。

十点左右，老同学们络绎不绝通过各种交通工具和方式来到山庄，比如，约好时间一起乘坐公交转地铁的；在地铁九号线汇合一同前往的；有像我一样搭乘私家车的，当然也有单独悠闲过去的，大家出行方式不同，却殊途同归，来到《兰笋山庄》。（碰到一点小意外的是李京生同学，出地铁换乘郊县长途车时受到驶乘人员误导，以致下车后竟走了三站路才迟迟抵达山庄了。）有许多老同学已有好长时间未见面，今日相见分外亲热，互相握手拥抱。活动设在二楼歌舞厅里，已有早到同学三五成群围坐着摆起了“龙门阵”。于是我们又开始加入海谈神聊，聊健康、聊旅游、聊家庭、聊退休生活安排……

徐宏亮老同学主持今天的联谊会活动。看看人员基本到齐，他开始了激情感人的开场白。他感谢大家从市区各个地区集聚到这里，他特别介绍了多位从海外归来的老同学

的光临，他缅怀了昔日教诲的位育中学的老师们，语调中充满了深情厚意感恩之心。接着，来自美国的庄一鹏、朱振国夫妇，来自澳大利亚的徐文霞，和来自美国的叶善章同学，在主持人的热情鼓动下，都先后激动地提着话筒走上前列，向大家作自我介绍和简短发言，他们的精彩发言引来同学们阵阵鼓掌。

接下去各班召集人依次介绍自己班级出席人员，每介绍到一位，被叫到的男女同学都谦虚地站立微笑着向众人致意，会场里赞声一片。据各班召集人统计，当年初中八个班级有七个班级同学出席了今天聚会，其中：1班4人，2班15人，3班8人，4班4人，5班（缺）人，6班10人，7班9人，8班13人，共计63人。

唯一遗憾的是由于场地、时间关系和缺少联络人等客观原因，没有更多的老同学有缘参加这次联谊会，同时可惜像蒋青和鲁野等老同学临时因碰到意外也无法前来参加，错过了与大家珍贵一聚的机会。如今，我们惊喜地看到在大家的努力促进下，我们的同学情缘越发浓郁，老同学圈越滚越大！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每一次聚会都凝聚着一批同学的热情辛苦无私的付出，让我们记住他（她）们的名字：赵为民、周士珮、周用、田易、汪仕清、李和净、陈博夏等等。我们回忆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期盼明年50年毕业大庆的重逢，我们更祝愿每一个老同学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有一个幸福充实的晚年！

我们清晰的记得1965年，作为一所上海为数甚少的五年制试验中学，我们在母校位育中学（当时名为上海五十一中学）修完三年初中学习。之后八个初中班级，有一半学生以优异成绩考入母校继续高中两年学业，余下的老同学因各种原因进入其他学校学习。可是我们心系母校，念念不忘母校老师和同学们的情谊。此刻谁也未曾料到一年后，一场“史无前例”声势浩大的“文革”政治运动席卷中国大地，我们无论在位育中学还是其他学校都被迫中断学业，身不由己投入这场运动中，去“脱胎换骨”、“灵魂深处闹革命”，接着“上山下乡”，经历了人生一连串酸甜苦辣后，终于在各自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开始享受晚年生活……

时间不知不觉临近中午，我们喜气洋洋来到楼下的宴会厅就餐。大家基本按班级入座。老同学坐满了整整七桌。很快服务员把一道道菜肴佳饌端了上来，我们举起酒杯互相祝贺相聚。我们品尝了本帮鲜嫩的白水鱼、鸡鸭唬、大闸蟹和当地特产螺丝、菱角、蔬菜等农家美味佳肴。

午餐后，在周士珮同学的组织下，各班同学来到山庄



(一班) 左起: 赵可志、阮润德、刘变芳、郭惠君



(二班) 左起: 女生: 汪仕清、沈和平、王玉华、庄一鹏、叶善章、马晓勤、张月芳; 后排男生: 汪大燮、王炳镛、任至基、于嘉东、江宇德、李京生、蔡诚、陈启泰



(三班) 左起: 宋小红、顾金梅、赵为民、徐文霞、虞金良、洪济晔、李和璋、周用、潘伟均



(四班) 左起: 滕维乐、王令炯、高潮、陈博夏



(七班) 左起: 周士珮、姚钦生、叶德文、林箴箴、吴士礼、连瑞晶、盛克雄、罗达琴、陈晓华



(六班) 左起: 谢蔚文、胡善文、刘陈田、李振康、毛宗元、刘德胜、徐宏亮、朱振国、吴蓓、陆志明



(八班) 左起: 前排: 张丽霞、杨伟山、沈月华、田易、董冠中、王晓雯; 后排: 陈福珍、甘克森、陈金林、陶海、黄灏文、王西门、谷惠珍



欢迎
位育校友
来我山庄
相聚一堂,
畅叙友情

相互的鼓励 亲切的聚会

位育中学校友会
潘益善老师



在这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正值杨宝琳老师回国之际，殷蔚芷老师夫妇，蔡启凤老师夫妇，杨宝琳老师，潘柏龄老师，孙漪老师，王丽曼老师，田丽云老师，徐昭明老师和谷红宝老师夫妇以及特约嘉宾原位育中学卫生室庄凤君老师等“一帮子”老姐妹在殷老师家欢聚一堂，畅叙在位育的值得纪念的日子里生活上相互关心，业务上相互扶持，相互切磋，事业上热爱教育岗位，关心下一代成长——。

聚会上，蔡启凤老师畅叙了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里庄凤君老师勇敢地站出来使她逃脱危险的处境，从而才有她今天幸福的生活。蔡老师夫妇衷心地感谢庄老师，蔡老师自己

手工制作了一个纪念品赠予庄老师表示感谢——场面十分感人，大家一致表示：珍惜今天和明天，让未来更美好。

今年刚好是杨宝琳老师和田丽云老师本命年，在温馨的气氛中大家唱着生日歌，杨、田两位老师在生日蛋糕上点燃蜡烛分切蛋糕，大家纷纷祝两位寿星健康长寿并分享香甜的生日蛋糕。

聚会前和聚会中，61届校友洪豫同学特地从浦东来市区为老师画了素描头像。一幅幅神采奕奕的像展示了老教师们的神韵。期间洪同学一再表示：在位育受益匪浅，祝老师们身体健康，心情愉快。老师们非常高兴，在场的每一位老师都表示：要有来生，再当老师。

绿化景点中拍照留念。李和净、陈博夏、叶善章等多位老同学频频为大家摄影，除了班集体照外，许多老同学也找昔日好朋友纷纷留念，有意义的是，在李京生的招呼下，我和曾经在江南造船厂工作过的李京生、于嘉东、李振康一起合影留念，并互相愉快回忆交流江南厂的人和事。因为与其他各班同学不太熟悉，未能互相大范围友谊交谈，只能依赖其他同学来畅述回味感受了。

下午，我们回到歌舞厅里继续联欢。徐宏亮、李京生、吴士孔、陈博夏等老同学纷纷上台倾情亮喉献歌，演唱了多首耳熟能详的中外老歌名歌，激昂动听的歌声响彻歌舞厅，观众们的掌声此起彼伏。两位同学夫人也鼓起勇气，上台献唱一首歌曲，悠扬的女声合唱同样得到了大家的喝彩赞声。伴随着“喀秋莎”、“巴比伦”的欢快节奏，在原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男中音歌唱家吴士孔浑厚歌声的热情召唤下，许多老同学男女搭档，滑入舞池，翩翩起舞，舞姿优雅。接着在强烈的跳跃音符节奏中，更多的同学加入跳舞行列，互相搭着肩，拉着手，群起激情四射，重现青春活力，现场气氛热闹非凡。

趁着大家欣赏歌声，我悄悄下楼，在山庄逛了一圈，拍了不少景点照片。转到山庄大门处，正巧遇到田易和一批同班老同学刚从马路对面的佘山国家森林公园游玩归来。今天的聚会让我们许多同学对山庄别墅会所有了一些浅显见识，在此感谢刘德胜同学为大家联系提供了这个活动场所，

感受了俱乐部式会馆带给来宾的欢乐愉悦。据介绍，《兰笋山庄》是一家由上海粮食局系统投资兴建的集餐饮、娱乐、会议、旅游、度假为一体的星级宾馆。其座落在上海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内的东佘山脚下，毗邻欢乐谷游乐场，背依青竹婆娑的东佘山，抬头可望西佘山巅远东第一大教堂。整个山庄呈现欧陆建筑风格，尖顶城堡，红瓦白墙，镂花铁栏，喷泉雕塑，弥漫着神秘、浪漫的艺术气氛。

当您在城市的喧嚣中住久了，定会向往宁静、安逸的田野风光，或一脉欲滴的翠绿，或一缕飘逸的云彩，这些俱乐部式会所宾馆便是您寄情自然、回归自然的憩息之处。而这些场馆一般都远离都市喧嚣，以坐拥湖光山色，独享尊贵奢华，是高档宴请，商务会谈，休闲度假，家人共聚最佳选择。但其“门槛”原来甚高，令普通游客望而却步。自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这些隐身于优雅风景区、曾经是藏污纳垢、花天酒地，肆意消费公共资源，逃避八项规定的地方受到了制约和封杀，现今通过整治后重新向普通大众开放，渐以平民可以接受的价格走入寻常百姓家。

在连绵起伏的佘山山麓，古老的教堂，远东著名天文台的景观映衬下，这些上海高档别墅俱乐部会所周边郁郁葱葱，爬满爬墙虎的厚重石墙朴实优雅，笔柏与石材墙面十分搭配，与球状植物一起衬托出欧陆风格建筑的高贵和历史感，给我们这些造访者带来无限遐想和愉悦，享受到如诗、如画、如歌的意境，同时留下难忘的欢声笑语！

学写诗

张立民 67届

我喜欢“钟声”，每期必读，也就屡屡读到学长吉力立的诗，自然想起自己学习写诗的经历。

我不会写诗，又不甘心，就学着写，先试着用旧诗的模式写。年轻时，曾和一“作”女约会，终于吹了，懊恼之余，填小词一首：

眨睫烂明眸，
彼美‘作’愁，
无故偏把香罗揉！

可惜，下半阙忘了，可见不是什么得意之作。其实，中国旧诗词中规中矩，马虎不得。如今我们读到的唐诗宋词，都是精品，但“不拘平仄不押韵”的烂诗，也应比比皆是，只是不会传流至今，奇诗共欣赏罢了。中(三)的蔡宗源兄，是我的邻居，又是大学同学和同事。他中文功底厚实，喜吟诗填词。唯踱着方步，摇头晃脑时，需手执王力“诗词格律”一书，查询“平仄”。我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自讨苦吃，败了诗兴。我很欣赏毛先生的“七律”：“钟山风雨起苍黄”。诗虽有违背“平仄”处，但句句洋溢着风流人物的霸气。这种大气，堪称盖世。当然，如果我是李玉刚或小费哥的粉丝，我就一定会稍稍翘起兰花指，微微仰起脂粉脸，吟诵奶油小生徐志摩挥挥手间表露的缠绵之情，彻底阉割了阳刚之气。

又想起曾经的同事，法语教授王先生。王说一口流利法语，但嘴里常念念有词，苦练法语动词的变位，称：“不练会忘记的”。我曾请教一位法语翻译，是怎么记住动词变位的，是否需要每天练。他说：“不会练，习惯成自然了。”这话真对。美国孩子牙牙学语时，就把“he”和“she”分得一清二楚，但我半辈子吃英文饭，口译时还时常混淆“he”和“she”，羞煞人。同此，唐宋人对平仄的敏感和不假思索，也是习惯使然，非我等所能比，就如我们张口闭口“马列”，同样地朗朗上口。

既然无力驾驭旧诗格律，我就学写新诗，以为能信手拈来。其实，无论新诗还是旧诗，或为赋诗强作愁，或触景生情，终究需言“志”，但不是非明示“志”不可。也就是说，

诗歌描述的是一种情景或境地，但不能也无需讲透，要让读者去捉摸，去想象，不然就不是诗，而是散文。信奉中庸的国人，还真煞有介事地捏造出“散文诗”，不伦不类。

朋友读我旧作时，常说我“抒情有余”——因为我可能是情种——但“写得太直，太透彻”，把读者当傻子。于是，我又学写“朦胧诗”：

《她们》

我来了，我见她了，我娶她了！
谈不上郎才女貌，却也般配——如是说。
总觉得丝丝相扣的过程中缺了一环，
哦，是那两个字的程序！
可古人云：月老牵线，足也，是缘分，或是命。
文明的西人更实在：一切判断应该是outcome-based。
我无言，再没非分之想。

五年后，我遇见了另一个她，在异国。
两颗炽热的心，拼着抵御天寒地冻，渐感疲乏。
小女孩燃尽手中最后一根火柴，呜咽在漫漫黑暗中。
“有情人应永远厮守人间，上帝！”
“可五年前，你在哪里，姑娘？”
古人曾说：趁兴而来，兴尽而去，如此而已。
浪漫的西人更潇洒：重要的是旅途的欢愉，不是destination。

我默然，再无争辩之术。

第三个她是我的前妻和挚友，
我们在十年前离婚了。
岁月刻下了深深的痕迹，在心头，在脸上。
面对询问，她平静地回答：
“我不后悔，真的。
因为我们曾经真的爱过。真的，真真的爱。”
枯黄的脸绽出笑容，
映着像是青春期，又像是更年期的亢奋，红红的。
惟有眼角处的泪珠，晶莹，却捉摸不透。
我扭头，再不忍心追问。

最后的她是我的芳邻，
也是我竹马绕床的青梅。
当年，那双纤细的手，
在黑白琴键上悠悠地滚动，奏出天籁之音。
她至今未婚，总一个人。
她自信地看着我，乐呵呵的：
“我过得很好，很充实。有钢琴作伴，
不知孤独为何物。”
我和她告别，
她拥抱我，身子微微颤栗。
我迈着沉重的步子，缓缓地离去。

身后,猛地传来一阵钢琴声,轰轰隆隆,
是十颗炸弹重重地砸在八十八颗或白或黑的肉体
上!!!!!!
我逃窜,再无其他选择。
匆匆地奔回家,自己的家。
暖气开着,仍觉得冷。
我的她,明媒正娶的她,
在客厅里看“北风那个吹”。
悄悄地溜进屋,自己的屋。
打开电脑,急不可待。
“红莓花儿开”熟悉的画面和旋律,
顿时温暖了我,我的心和我的屋。

近来,我又赶时髦,对“意象派”写法兴趣勃勃。大学时,
曾读美国“意象派”大师庞德 (Ezra Pound) 的名诗,不甚
了了,唯有对一位无名氏在越战时写下的一首“意象派”诗
歌,回味至今。原诗是这样的:

《Naturalization》

Red hair, white hands, blue eyes;
Red blood, white stones, blue lips;
Red sand, white bones, blue skies!

我且直译如下:

<<回归自然>>

红色的头发,白色的双手,蓝色的眼睛;
红色的鲜血,白色的石碑,蓝色的嘴唇;
红色的沙地,白色的骸骨,蓝色的天空!

原诗甚至没用一个动词,只用美国国旗红白蓝这三种颜色,
描绘战争的残酷和悲壮。我们共同意象一番:昔日的战场,
侵略者和最可爱的人一起倒下,共同垒起白骨,用各自的
鲜血,染红了沙场的黄地。可大自然的天空,依然那么湛蓝

上接12页 忆蕴中

蕴中热爱大自然,酷爱旅游,多年来一直阅读国家地理
杂志和世界地理杂志。做化疗时她和我谈得最多的话题是
旅游,她如数家珍般回忆,那些已经去过的中国和世界最
美的地方,对因病没能与我一起去西藏深度探险旅行而深
表遗憾。她不相信自已会被疾病打倒,计划病好后还要去
非洲,北欧,南极——所有想去还没去过的地方。但化疗
彻底摧毁了她的健康细胞,破坏了造血功能,身体出现了
极度贫血的症状,脸色苍白,嘴唇青紫,人瘦了十几斤,
几乎卧床不起。她不再参加任何聚会,拒绝同学的探视。
七月的一天她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愿意陪她去日本旅游,
她说有一个性价比特高的豪华游轮产品,四天时间,很划
算。我说:“你疯了吗?你能不能太平点,别再折腾了!你
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怎么还能出去玩呢?”她说:“我
不要太平,我在美国看见许多老人都是坐着轮椅旅游的,
我也要坐着轮椅去看大海。”她说到做到,不久便兴奋地
打来电话说,已经坐着轮椅去游过日本了,是昔日农场的
一个朋友推着她去的。我一时无语。是的,我相信她一定去

期待着来年的春风,重新吹生碧绿如常,却更为茁壮的肥
草。

这种高度凝炼的意象,震撼人心,却也能表现在日本俳
圣松尾芭蕉<<古池>>宁静的俳句中:“古池塘,青蛙跳入,
水声”。仅九个字的白描式自然写法,却抓住了“一刹那”
的动和静,声和无声,表现或暗示诗意,让读者自己去
咀嚼,或溅泪,或惊心,等等。我又试着邯郸学步了。凑巧,
一位47岁的女士,在CND上写下这段文字:“我伴随着人
群,急匆匆地挤出纽约时代广场的地铁站。啊,漫天的大
雪!我却放慢了脚步,不急:等着我的是一间冷屋和一盏
寒灯。”我打了个冷颤,试着用细节来白描她归家后的
那个冬夜:

<<冬夜>>

台式电脑
椅背后仰
“吱”…
半截烟灭了
满杯酒飘香。
红红的火
白白的雪
爱犬倦了
伏在乱纸间。
门也“吱”…
是风?

问题是:如果没有背景提示,读者能领悟我诗意的全
部吗?这将决定我意象的传递是否成功,我真不知道。不过,
我不笨,早已铺平退路,备下自辩词:这是因为读者缺乏形象
思维!

了,而且玩得很开心,因为这太像许蕴中的风格了。

今秋十月,天气出奇的好。五号这天,蓝天白云,风和日
丽,人们还沉浸在国庆长假的欢乐中,蕴中的小外孙女正在
开心地过着四周岁生日,而孩子的外婆却在熟睡中永远地
离开了。这一天虽早有所料,但噩耗传来,我的眼泪还是止
不住喷涌而出。一段时间以来,我的眼前总晃动着蕴中笑
吟吟的模样,耳边响着她那清脆悦耳的上海话,几次习惯地
拿起电话,想陪她聊一会儿,又放下电话告诉自己,蕴中
确实已经走了。她生前曾多次说自己是“红颜薄命”。我
相信命是天注定的。对个人来说,命无所谓长短厚薄,生
命的价值也不在乎功成名就,一个人只要曾经爱过,付出
过,生活得有色彩,有个性,就不枉来这世上走了一程。

我和所有熟悉蕴中的同学和朋友都会怀念她,记住她
的聪明美丽,她的坚韧顽强,她的悲悯善良,她的慷慨仗
义以及她那色彩丰富的独特个性。

愿她的灵魂在天得以安息。

2014年11月8日，对我们中三（8）班全体同学来说，无疑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如果用我们欢呼、我们高兴、我们跳跃来形容这个场面，一点也不过分。分别五十年重来相会，这种心情，一般是难以体会的，只有我们老八班的同学才有这种体会和感受，确实，人生有几个五十年？

走红地毯

11月8日中午，坐落在上海体育场附近的新惠宾馆早就迎来我们的同学，宾馆专门在会场门前铺上鲜红的地毯，原定下午1时半报到，许多同学都不到1时就赶来了，为的是早些和同学见面，多说说心里话。时晓明说，昨晚她只睡了3个小时，半夜2点多醒来就一直没有睡着过，她实在太想同学了，太想和同学说说话，见到同学第一句该

知道，你是红二代。”梁班长问起是不是记得中二时因为调皮被范若良老师拉出教室的情景，钟建民说不记得了。最有意思的是应玲玲进场，后面跟着个boy邵昌贤，捧着一箱红酒，很像我们戏里看到的主人与仆人的感受。邵昌贤也是，一进到会场眼睛瞄上了时晓明，把应玲玲这个主人甩了，不禁发出感叹：“啊，真漂亮！”王美芳非常拎得清，马上把时晓明拉来，让陈冠大给他和时晓明两人合个影。邵昌贤显得有些激动，居然不好意思起来，还是时晓明落落大方，在大家的欢叫声中，拉着邵昌贤合了影，看来时粉兵团又增加了一名强烈的粉丝。远在美国的胡思源，好像心有灵犀一点通，在我们开会前夕由他妹妹送来了大蛋糕，上面标有“祝贺中三（8）班毕业五十大庆”的蛋糕放在讲台上，代表胡思源也出席了我们的庆祝活动。

欢乐的日子 难忘的日子

记64届中三（8）班毕业五十周年庆祝活动

张龙华文 陈冠大摄影



说什么话，脑子里都是这些东西怎么睡得着呢？美国人唐昌年，这个“差头司机”很尽心，也早早把时晓明接到宾馆。本来兴奋的同学，看到会场门前铺着的长长红地毯，更是兴奋，因为以前我们只是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一些明星们走着红地毯，边上是欢呼的人群，想不到今天我们也能走上红地毯，对我们欢呼的是五十年前的同学。

强烈粉丝

许海、华艺、章光楣、季启申、钟建民、余子将等以前很少亮相的同学都兴致勃勃地赶来了，他们的到来验证了章光楣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回家了”。确实，很多同学就是抱着回家的想法赶来参加这样的盛会。最典型的是林慰慈，这位法国小姐今年4月刚来过上海，10月份又匆匆赶来，说就是为了参加五十大庆活动，为了见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同学，她为大家带来了法国红酒，并准备了部分抽奖的奖品，她还邀请同学们明年4月份到法国去玩，她作为东道主会接待好大家，让大家吃好、玩好、买好，这是多么纯洁的同学情。华艺身体不是最好，由她先生护送到会场，一见到同学就“哇”“哇”地叫了起来，我印象中，以前读书时华艺比较羞答答的，讲话也轻声轻语的，现在冒出个大嗓门，大概见到同学太激动了，和这个握手，和那个拥抱。钟建民和同学见面就自我介绍：“我叫钟建民，外号老黑”，这个介绍有点画蛇添足了。大家不会忘记，我们进校的首堂革命传统教育课是在蔡惠芳老师带领下到他家听他老红军父亲讲革命故事，所以林慰慈说：“我

掌声盖过发言声

会议就是在这么热闹的气氛中开场了。班长梁家琨就像五十年前那样招呼大家坐好，他还比较客气，没有叫“立正”或“stand up”，不然我们还得站起坐下，也没有叫大家唱国歌。这里我也有点纳闷，如果唱国歌，我们这里有美国人、法国人，如果陶碧存也来的话，还有澳大利亚人，这几个国歌一唱那我们不是要站半个小时。幸好梁班长取消了这项议程。梁班长的开场白讲得简单明了，充满了温馨感和感召力。筹备小组负责人王美芳汇报了筹备情况，盛赞了为这次大庆活动作出贡献的人，如唐昌年、应玲玲、林慰慈、高振华、殷传申、徐五妹、陈瑜等人，负责人陈冠大汇报全班54人，出席今天盛会为33人，还有21人为什么不能出席的原因。接下来开始自由发言，第一位发言的当然是当年的团支书许海，这位“党的领导”也许比较激动，讲话比较轻，也有些哽咽，但赢得掌声却很大。以后发言的有俞中、汪双庆、钱扑等人，他们的发言简短有力，也博得了阵阵掌声。

谁患“老年痴呆”

大会秘书长唐昌年为了调节气氛，出了个节目，将打在投影屏幕上我们五十年前拍的毕业照，让同学上去去相认。第一位上去的是安久，我们的学习委员、语文课代表，我印象中安久语文成绩总是5分，在我们班是少见的，语文姚老师在批他作文时，往往是先打好5分再看他文章

的。为此事，我估计唐总裁也有点气不过，当时不敢响，现在要考考他了，明确如读错3个人就属于患老年痴呆。安久好像有点怕戴这顶帽子，这位美国大投资家上台认人时竟紧张得头上冒汗，声音也有点颤抖，在报第一排女生名字时，有两个人没有报出来，他松了一口气，不是3个人，以为这顶帽子总算没有带上，但我觉得一顶帽子戴不上，半顶应该带上，属“半痴呆”。坐在会场的美国医生、对老年痴呆颇有研究的齐正没有声音，看来她默许我们的看法。第二位上台的是时晓明，她好像没有安久那么紧张，很是自信，她说我眼不花，耳不聋，不吃任何药，没有任何毛病，怎么会戴老年痴呆帽子。她在认照片的第二排男生时，开始读出的名字都对，读到中间时有点打嗝愣，后来干脆把周以德叫成万嗣忠。她大概太想这位三毛了，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当年读书时每当放学，为保护时晓明不受高年级同学骚扰，有多少天，也不管刮风下雨，万嗣忠总是坚持护送时回家，有时作为万嗣忠的小兄弟高振华也一起作伴保护，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们还偷偷去戳轮胎。高振华这位现在已当警察的人，回忆起来当年情

八班有了班歌

当年的文艺委员翁莉芳为我们八班作了一首很好的歌词，当会场上由王美芳将歌词念给大家听时，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通过。这里我得向各位作检讨，后勤工作没有做好，原先叫宾馆给我们借一架钢琴，由著名钢琴家朗朗的师姐陈瑜将此歌曲演奏给大家听，让大家一起合唱该歌，但宾馆方面开的价位太高，谈不拢，所以钢琴没有到场，大家合唱该歌的机会被剥夺了，陈瑜也失去了一次表演的机会，真是太可惜。但翁莉芳的歌词确实写得好，作为我们班歌实在是名副其实。现将歌词抄录如下：

《八班同学们，我们来相会》（这是翁莉芳根据《年轻朋友们，我们来相会》歌词改的）

（1）八班的同学们，毕业五十年，今天来相会，真叫人兴奋！发变白，腰变肥，生活还挺美，老同学相聚难得有机会。啊！亲爱的同学们，美好的今天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

（2）希望从今后，经常来相会，男生将更帅，女生



况也有些害怕，他说这几个高年级学生模子很大，如当时被他们发现戳轮胎，肯定会被打得皮开肉绽的。最后时晓明还是一个半人没有认出来，还是被戴了半顶“老年痴呆”帽子。第三位是黄琳琳出场了，她也紧张得要命，我也搞不懂，又不是摩托罗拉在搞招聘，看到唐总裁干吗这么紧张，居然上台后看着投影放大的照片，半天讲不出几个人名，她戴“老年痴呆”这顶帽子有点冤枉。最后唐粉1号韩钟美出场了，她上台把照片上余下的人的名字一字不差的讲出来，又快又准确，让台下的同学惊叹起来。突然有人发出疑问，说这里有猫腻，唐总裁肯定事先把该题目泄露给了唐粉1号，唐粉1号在家事先都做好了功课，当然不会出差错。唐总裁也是，太照顾自己的粉丝了，不知他在摩托罗拉当总裁时，是否也这么干，是否被人举报过，让人产生怀疑。不过也不能全怪总裁，如果连1号唐粉都不能照顾，那2号、3号、4号怎么办呢？

会更美，眼还亮，耳不背，能吃又能睡，统统忘记自己是多少岁。啊！亲爱的同学们，老了以后依靠谁？靠自己，靠老伴，还靠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

（3）但愿更老时，我们再相会，老头老太太，老哥老姐妹，钱够用，还能走，拐棍不需用，精神饱满活得有滋味。啊！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高高举起杯，挺胸膛，笑颜眉，快乐属于永不言败的老同学！快乐属于永不言败的老同学！快乐属于永不言败的老同学。

谁中大奖

由时晓明、林慰慈带来的精美开奖奖品，一开始就吸引众多的同学注意，当奖品在展示台上摆开时，很多人都说“斋”，不知道这个幸运女神是否会降临在自己身上。当活动进行到抽奖阶段，都不约而同停止了交头接耳，由班长梁家琨第一个抽奖，大家屏住呼吸，会场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只见梁班长轻轻把纸摊开，高声念道“高振

华”，大家顿时欢呼起来，而叫得最响的是时晓明，人几乎要跳了起来，她最想把这份一等奖送给高大队长，因为事先讲好是抽奖，她又不能作弊，这也是前晚没有睡好觉的原因，想不到梁班长的举动正合了她的心意，她怎么会不跳起来呢？高大队长，这位监狱长比较严肃，平时很少有笑脸，这可能是职业的习惯，在单位里走到那里都是脸绷得紧紧的，被管理的人员看到他都是必恭必敬的、有的甚至低头哈腰，他也不会给他们笑脸。而现在，高大队长完全变了一个人，奖品拿在手里反复看，笑得嘴一直没有合拢过，我似乎听到了时晓明心里话：五十年前我欠你的戳轮胎情，今天上帝眷顾了你，帮我还了情。王美芳在奖品展示出来后，在展示台前走了三圈，她看中的奖品是一件非常精美的挂件，又不好伸手拿，心里痒痒的，在高振华拿到奖品后，心里也在一个劲地嘀咕：这下该轮到我了。果然高大队长摸到纸头摊开来一看，上面赫然写着“王美芳”，这下轮到王美芳跳了起来。据时晓明说，有几件奖品价值都很高，因此王美芳拿到奖品站起来一个劲地谢谢时晓明，而把抽到她名字应该感谢的高大队长扔到一边去了。

明早给他露了底，在季启申提出换奖品时，坐在附近的时晓明一个劲地使眼色，高大队长心领神会，忙说：“我外烟不抽的。”季启申只能无奈地摇摇头，不过能得到奖品总是件好事。

眼看桌上的奖品一件一件被抽走，现场最急的是唐总裁，有点坐不住了，一会站起来看台上的奖品，一会儿又去看抽奖的纸头，抽了那么多奖居然一件也轮不到他，他还在想时晓明的奖品自己看不上，林慰慈的化妆品应该有他份了，回家也可以给他太太清清一个惊喜，当抽到最后一件时还没有他名字，唐总裁终于跳了起来，说这次抽奖不合法，没有第三方公证在场，有作弊可能，但奖品已到手里再说此话不是马后炮了吗？此时最后一份奖品是陈冠大拿的，有人举报名字不对，名字写的是“陈冠达”，我们班没有这个名字，这份奖品应该重抽。陈冠大此时装聋作哑，闷声不响大发财，奖品很快放进包里，不可能把陈冠大的包抢过去。在大家的一片笑声中抽奖活动胜利结束，到底是谁得了大奖，还不能下结论，反正得奖的人都很幸运，来年肯



奖品数量很多，时晓明提供了10件，法国林小姐提供了4份很精美的化妆品，应该说中奖的概率很高，达40%，连时晓明自己也中了奖，她说我怎么能拿自己的奖品，于是把奖品送给了徐五妹总监，这位曾专门到深圳探望她的好同学。我不知道周以德和黄琳琳什么关系，反正倪秘书长说过，周以德每次参加活动总要问黄琳琳是否来，只要说黄琳琳参加他必定来。在轮到黄琳琳抽奖时，周以德有点摇头晃脑，很是得意，果然黄琳琳抽到的名字是周以德，我有点搞不懂，周以德怎么会知道黄琳琳一定会抽到他名字，看来我们八班的同学心都非常虔诚，上帝总是满足他们的要求。最不顺心的是季启申，我五十年前叫他季托夫（60年代苏联宇航员名字）好学生，这个不抽烟的家伙，居然中了一条英国产的三五牌香烟，他拿在手里反复看，还自言自语地说：“我不抽烟怎么会中香烟奖品？”坐在他旁边的高大队长是根烟枪，他想和高大队长换换奖品，高大队长怎么肯呢，两个奖品价值不一样，事先时晓

定有个好兆头。

文娱节目被取消

时间过得太快，转眼就到五点多了，原先安排的文娱节目来不及举行了，宾馆经理几次催促，五时半准点就餐。大会秘书长唐昌年算得会控制时间了，实在内容太多，到后来他也没有办法了。现在我只能把原先准备的文娱节目通报一下，至于演出，只能以后找机会再补了。

第一个节目是4位美国人梁家琨、唐昌年、安久、齐正合唱美国歌曲“美丽的阿美里加”，这首歌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生前最喜爱听的，他是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第一人，“喝水不忘掘井人”，我想他们唱这首歌一定很动感情。

第二个节目由章光楣、胡世君、时晓明、林慰慈、王美芳等人表演小“疯”唱，她们将再现五十年前那个夜晚，在外滩黄浦江大声歌唱欢叫“疯”的场景，并且一直“疯”到晚上12时，还在胡世君家过夜的场面，他们将还

原当时的情形，再一次“疯”给我们看。

第三个节目是林慰慈演唱法国歌，据了解，林慰慈参加了在巴黎著名的演唱团，她还是主要成员，如果她一展歌喉，肯定会惊动在场的所有人。

第四个节目俞中用俄语演唱“莫斯科郊外的夜晚”，据说他已练了一阵子，我想他的演唱肯定比当年的王世和要好，俞中说他的俄语水平比英语强。

第五个节目是汪双庆跳伊斯兰舞，这个当年在巴基斯坦修了两年公路的强汉，吃的苦应该比我们任何人多，危险性也大，随时有献身的可能，不过空余时间可跳跳舞，我想他跳一段伊斯兰舞，也许会让大家眼睛一亮。

第六个节目是王美芳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她想让大家闭着眼睛欣赏，听听是邓丽君唱得好还是王美芳唱得好。王美芳还带来了小铜鼓，准备和她的好朋友中三(4)的宋和君来个“两对半”节目，这本是北方人喜爱的节目，她要表演出南方人的韵味来。

第七个节目是压台戏，就是我们的跳舞女王时晓明来个探戈，美女配才子，唐总裁作舞伴，时晓明早已作好了准备，原想其他节目可取消，这个探戈无论如何不能没有。我找了时晓明商量，她说她没有问题，问题是唐昌年敢不敢上。唐昌年知道时晓明跳舞的名气，时的舞伴都是大名鼎鼎的大舞蹈家，他大概看到了我在和时晓明商量，知道是请时跳舞的事，他装聋作哑，在和其他人开大道，眼睛不敢正面朝时晓明看。跳舞这个问题对时晓明来说小菜一碟，我本想跳好探戈后，再请她跳个拉丁舞、桑巴舞等，但唐昌年迟迟不敢上，磨了好长时间，这个节目始终没法成行，这大概是我们八班这次活动的最大遗憾之一。唐总裁也是，跳得差些也不会有人怪你，毕竟是总裁，能上场跳就是成功，那怕来个造型也好，早知道唐总裁这么扭扭捏捏，应该让邵昌贤作舞伴替补，我不知道邵昌贤舞跳得如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听说能和时晓明跳舞，他一定会赤膊上阵的，问题是时晓明是否看得中。

这次活动还有一个大的遗憾，就是“2号领导”市委书记的秘书，“野猫”张衡德没有到场，据说他也准备了节目，将展示他的蟋蟀大王“金头将军”和“银头将军”，这可是打遍上海滩无敌手的悍将。另外他还给女同学准备了各种小动物，听说现在寄养在崇明基地，以后一定会补上的。

快乐的大餐

我们五点半准时来到餐厅，宾馆已将丰富的菜肴准备好，于是我们开始了享受这五十大庆的美餐。考虑到大家交流的方便，筹备小组特定了自助餐，餐厅里安排了小方桌，大家可随便坐，那怕站着也行。这个餐厅除了我们八班30多号人，还有老四班的10多个人，由于都相互熟悉，没有外人，没有拘束感了。餐厅里交流声、碰杯声、大笑声不绝于耳，这也许是我参加过各种宴席见到的最热闹的一次了。说老实话，菜肴是一般性，但气氛可不一般性，

像大家在争吃人参果似的，用“欢乐”两字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没有参加的同学是无法体会的。

我拿着盛满菜的盘子想找齐正、齐大夫聊聊，话题是关于老年痴呆问题，因为她在这方面有研究。有的人对五十年前的事没有什么记性，如到黄浦江疯到半夜，有的人记忆深刻，有的人虽然参加了却一点也没有印象，有的人老是会叫错人的名字，有的人到常去的地方居然某一天去时却记不得住几楼了，这些说明什么。话到嘴边，还没有来得及开口，老四班的黄士耀挤到我们中间，我们这话题不好探讨了，不然给老四班的印象是，我们这么热闹的八班有老年痴呆的危机感。于是我们开始讨论旅游的事，齐正对去年我们在尼泊尔旅游念念不忘，好像昨天才从尼泊尔回来似的，黄士耀这个美国人在欧美游遍的人搞不懂：“尼泊尔这个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有什么好玩的？”当向他介绍尼泊尔的特色时，他也忍不住表示也要跃跃欲试了。梁班长也坐在我边上，他说今年退休了，以后准备在美国待6个月，在上海住3个月，还有3个月就是外出旅游，他说还没有去过非洲，我想有可能梁班长会带我们老八班同学去非洲去看看，如南非、埃及等国，西非是万万去不得，那可怕的埃博拉病毒不是闹着玩的。

作为曾经的同桌，我分别去敬了翁莉芳、胡世君、韩钟美等人，当我敬到时晓明处时，看到给她敬酒的人很多，我还得排队，好容易轮到我时，酒没有来得及敬，她说：“我想喝茶。”我作为负责后勤的，得给她找茶，还是美国人安久想得周到，早为大会准备了红茶，当我把红茶给时晓明端来时，她人不知又跑到那里去了，看来时晓明人气很足，我想如果班级领导班子再改选一次，梁班长的地位不可动摇，但时晓明凭着旺盛的人气，当选个副班长没有问题。我在和时晓明探讨时，聊到如果我们五十一或五十二大庆到香港来庆祝怎么样，时晓明表示欢迎，并说她肯定会请我们吃饭，我想我们30多人涌到香港去，香港商家一定很高兴，时晓明这顿饭开销可大了。据说唐昌年每次到香港去，时晓明都会请客，菜肴中少不了火鸡这道菜，王美芳听说后马上问，火鸡，什么里个东西，我没有吃过，我想王美芳，这个在上海滩颇有名气的大户，怎么成了“乡巴子”，连火鸡也不知道，有点坍上海人的台，所以我请求时晓明如果请客，火鸡这道菜不能没有，我知道在我们同学中像王美芳这样的“乡巴子”可能还有好几个，千万不要见笑。

在我们大餐中，如果说有什么最受欢迎，那就是美国胡高官送来的“红宝石”鲜奶蛋糕了，不但我们老八班人人喜爱，连和我们一起聚餐的老四班同学也叫好，都说要谢谢美国胡高官，宾馆经理更是开心，这样我们自助餐中他可以少供应些点心了，又赚到一笔钱了。胡高官送的蛋糕很大又好吃，我观察了一下，服务员给每人送的一份蛋糕，似乎都吃光，什么糖尿病、高血糖都不管了，有的人甚至吃得差一点舔盘子了，王美芳这个大户，舔光了盘子

问我是否可再加些蛋糕，我说没有问题，她嫌服务员加得少，自己动手切了一大块，有的人看见王美芳这样，觉得自己也不能吃亏，也赶紧上去切蛋糕了。到最后，有的人问我，如果有得多，能否带点回家，由于胡高官在美国，我就替他作主了，说“行”，马上哄上来一拨人。考虑到一些人的隐私，我不便把一些人的名字一一说出，但有几个我不得不说，如余税务局长说要带一块回去，不知带给谁吃，美国人齐正不说自己嘴馋想多吃，说她先生很想念我们这帮曾到尼泊尔去旅游的朋友，我当然给她切了一大块，让她带给她先生朱大哥，俞中听说他有糖尿病，他说一次不能吃得太多，他要了一块说明天再吃。眼看快分光了，我想起王美芳刚才的狼狈相，赶紧也给她留了一份，后来听说她连吃带拿、怕戴上“贪官”帽子，在就餐结束后悄悄把那份送给他人了。这里确实要谢谢胡高官，但我觉得不应该谢，这是他五十多年前欠我们的情，谁叫他当初扮演圣诞老人时背着空袋子来，让我们空欢喜一场，我们不和他算利息也算客气了。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我们同学中会喝酒的不少，那天好像喝得比较客气、文雅，这么多人只喝了五瓶红酒外加半盒子林慰慈法国带来的红酒和一箱啤酒，唐总裁看了有点皱眉头，因为这箱啤酒又得他扛了，已经当了回蓝领了，又要再当一回，因为有人提议不能浪费，剩下的酒得留着胡思源 12月5日回来聚会时再喝。在结束时，余子将看到不少酒瓶里还有剩余酒，就悄悄问我，餐厅什么时候关门，他要和邵昌贤一起把剩余的酒喝光，看来这个东北军后代，酒量很大，想一醉方休，但邵昌贤脸已红成了猪肝似的，再喝下去，又要高大队长押送，高大队长晚上得保驾时晓明回宾馆没有空，在一些人的劝说下，他们没有继续喝下去，余子将只能遗憾地和大家一起离开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已和余子将说好，下次欢迎胡思源聚会时，一定让他喝个畅，坐在边上的一定得请一次能喝六斤黄酒的2号领导张衡德作陪了。

老八班都有一颗爱心

我们老八班爱笑、爱玩、爱旅游、富有人情味，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老八班都有一颗爱心。

俞中曾是我们老八班的骄傲，在那个年代冲破世俗观念，和汪双庆一起，放弃读高中，在16岁的年龄毅然来到新疆建设兵团，谱写了当时一曲赞歌。去掉左的思潮影响，俞中的所作所为，值得称颂。现在五十年过去了，经过岁月的磨难，11月8日当俞中来到我们中间、回到老八班这个大家庭，大家不禁发出惊叹的声音。俞中说特别要感谢老班长梁家琨，当大家都在寻找他回家时，是梁班长首先有了他的线索，一个越洋电话打到他那儿，使他体会到了我们老八班的温暖。法国人林慰慈得知俞中在深圳，今年4月利用到香港看望母亲时，专门从香港赶到深圳去看望

俞中，把俞中最新情况通报给大家，并邀请俞中参加我们初中毕业五十大庆活动。当她了解到俞中有一定的经济困难时，特别是俞中夫人患的是白血病，更是充满同情心，并向大庆活动筹备小组提出献爱心建议。

在11月8日我们举办大庆欢乐活动时，另一场由高振华、徐五妹、陈瑜等人操办的向俞中献爱心活动在悄悄进行，唐昌年、王美芳、梁家琨、林慰慈、齐正、黄琳琳、徐五妹、陈瑜、殷传申、应玲玲、张龙华、高振华、安久、陈冠大等人都为俞中捐了钱，唐昌年捐得最多，占了半壁江山，陈瑜在最后统计时是9900元，觉得这个数字不太好，自己又加捐了100元，凑满一万元，由高振华悄悄塞给了俞中，俞中饱含热泪地收下了同学们的爱心。我觉得这一万元，不仅仅是捐款人的爱心，也是代表我们老八班全体同学的心意。我知道捐款人中有的人经济并不宽余，有的人养老金并不高，但了解到俞中的困难时，毫不犹豫掏出钱。唐昌年虽然经济条件好些，但也是劳动所得，他肯拿出这么一笔钱，显示他的崇高境界，据我知道社会上有的人虽然有钱但很抠，特别是那些暴发户，住着豪宅、开着名车，让他们多献一份爱心简直要他们命似的，我原单位曾有这种人，我曾讥刺他们到棺材里去数钱。我们的行动证明，八班的爱心始终在涌动，虽然这些钱对俞中来说还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目前的经济状况，但我们的爱心他完全领会了：老八班没有忘记他，老八班是个温暖的大家庭。

一点建议

我们这次五十大庆活动由筹备小组具体筹划、操办，如有不妥之处，想必同学们会谅解。筹备小组的组成人员为：王大户（涨停板）（美芳）、唐总裁（昌年）、陈大官（冠大）、高大队长（振华）、应老板娘（玲玲）、殷厂长（传申）、二狗子倪秘书长（大同）及我这个小记者等人组成，在此应向筹备小组全体成员表示敬意和感谢，由于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才使我们的五十大庆能圆满进行。据说，我们老八班这次庆祝活动在64届中三年级引起很大震动，表示要向我们八班学习取经。不是我骄傲，其他班级要达到我们目前的水平和规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我们有强有力的筹备小组、有丰富的文化底蕴、有超高的人气，还有五大美男子（高振华太太语）、一大美女、有三大粉丝兵团（唐粉兵团、时粉兵团及胡『思源』粉兵团）等，这些先决条件在五十年前就埋下了种子，现在刚刚才开花，我们的好戏还在后面，待鲜花盛开时、待我们笑得更灿烂时，我们会向他们传经的。

为此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筹备小组不要解散，希望它继续工作，我们还要进行五十一大庆，五十二大庆等，我们还要出版五十大庆纪念册及有关事宜，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总之我们八班的这面旗子一直飘扬下去，这也许是我们老八班全体同学的心愿。



去年十月底，北风乍起，街道两旁的梧桐树叶逐渐由深绿变成了古铜色；伴随着沙沙的秋雨声，满街飘浮旋转着金黄色的落叶。就在这个时节，许蕴中开始了最后的化疗。自从五年前得知乳腺癌转移后，她一直没断了治疗，西药，中药，打针，从三千元到一万元的进口针，但疗效甚微，病情每况愈下。医生建议化疗，她考虑后同意了。朋友们都坚决反对，身体如此虚弱，化疗无疑是雪上加霜。但许蕴中一旦决定了的事，谁也别想拉回来。她已经和癌症搏斗了二十四年，从未言过输，最后的关头，她绝不会放弃。就这样她把生命的赌注压在了化疗上。

为了便于家人照顾，去年夏天她恋恋不舍地搬离了独居的家，在女儿家附近，租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住了下来。她心里一直放不下长期住院的老母亲，以及小区里的一群流浪猫。这些年她每天上午要去医院陪母亲；早晚两次给流浪猫喂食，风雨无阻。她说，我实在没有能力再照顾妈妈和那些可怜的猫了。化疗开始后，她的反应很厉害，恶心，呕吐，无力，昏睡，脱发，吃不下饭。每次输液我陪着她，都要努力想着各种话题和她聊天，以防她中途昏睡过去，结束后再从肿瘤医院打车送她回家。到家后她总是歉意地对我说：“真对不起，让你这么辛苦”。有一次她塞给我一顶镶着钻的非常漂亮时髦的米色毛线帽说：“年纪大了，冬天出门一定记着戴帽子，千万要注意头部保暖哦”。又跟我说：“你整天忙里忙外的，自己也要当心身体，今年冬天我来帮你熬补膏吃，我每年都是自己做的。”那时她的头发已经掉光了，带着一顶略显肥大的灰色旅游帽，看着她那虚弱不堪的样子，听着她有气无力的絮叨，我的心里不禁阵阵发酸。

我和蕴中十三岁从不同的小学考进五十一中，在一起共同度过了最美好的少年时光。中一时我们一起进了游泳队，又一起考进少年女子排球队。初中三年我们在排球场上摸爬滚打，几乎每天形影不离。我们都爱说爱笑爱唱爱跳，周末喜欢一起去复兴路上的上海电影院看电影；平时常常坐在教室的窗台上，一起引吭高歌新学会的歌曲；我们都喜欢看课外书籍，常常有了好书互相交换。上课时因为视力好，我和蕴中都坐在后排。她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的好学生，记得一次上历史课，她内急想上厕所，乘蒋衍老师聚精会神板书的时候，“噌”的一下从座位上蹿到教室后门，冲了出去，一眨眼的工夫又溜了回来，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其实蒋衍老师一转身早就瞥见了她的举动，只是笑了一下没有吱声，我们后排的同学却憋不住全乐了。蕴中人聪明，反应快，悟性高，在班里功课不错，在女排技术全面，人又漂亮，是个讨人喜欢的女孩，也是一些男同学暗恋的白雪公主。“文革”中她是走资派子女，远离政治当了两年逍遥派，躲在家里阅读，看了大量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1968年她去了崇明农场，后上调广播器材厂。文革后考进大学，又被单位送到新加坡，接受

企业管理高级研修班培训，事业上可谓一帆风顺。但她的个人生活却不尽如人意，三十多岁与丈夫离了婚，不久又得了乳腺癌。一个单身女子，边工作边独自抚养幼小的孩子，还要面对病魔的挑战，生活的艰辛，精神与体力的双重压力，个中滋味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曾经和我说过，有几年她连笑都不会了。

1994年我从黑龙江调回上海，不久我的婚姻也结束了。在各自经历了人生的磨难后，我和蕴中重新走到了一起。我们彼此倾诉，互相安慰，互相鼓励，互相帮助，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和信心。退休后我俩成了名副其实的自由人。我们一起游泳，一起学打网球，一起外出旅行，一起听音乐会，一起看昆曲观画展，一起参加各种讲座，一起学跳国标舞，一起去唱卡拉OK。生活就像绚丽的画卷在我们面前一一展开，蕴中的脸上又绽开了灿烂的笑容。虽然疾病缠身，生活坎坷，她依然那么漂亮，白皙的皮肤，红润的面颊，匀称的身材。她长得美也会美。她的头发很早就全白了，怕染发有副作用，就买了不同款式的假发套，不时变换着各种发型；因患牙周炎大部分牙都脱落了，她上下牙都及时装上了义齿，张嘴一笑便露出满口洁白整齐的牙齿；三十多岁时乳腺癌手术，拿掉了整个右侧乳房和胸大肌，她一直使用硅胶填充物的文胸，让自己保持着女性的线条美；54岁时她劝我一起去做双眼皮手术，我不敢冒这个风险，万一手术失败，破了相怎么办？她主意正得很，独自去做了。术后原来的两只丹凤眼变成了双眼皮，越发显得深邃而明亮。每次同学聚会，她总是笑容满面，容光焕发，看上去比同龄人要年轻十岁，让班里所有女生自惭形秽。大家都说，这哪像一个癌症病人，简直比健康人活得还要潇洒还要快乐。

蕴中确实一直在给自己创造快乐。五年前当她得知癌细胞转移后，没有被吓倒，反而一边治疗，一边抓紧享受生活。她原来一直在老年大学学钢琴，觉得不过瘾，又找老师学弹夏威夷四弦琴“尤格丽丽”，一人在家自弹自唱，自娱自乐。她最爱唱前苏联歌曲，一本《苏联歌曲集》她能从头背到尾。她喜欢和朋友飚歌，对老歌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无论是少儿歌曲，电影插曲，革命历史歌曲，还是像“鸽子”一类的外国民歌，她没有不会唱的。她非常欣赏和得意，天生有一幅高频宽音域的嗓子。一次她住院摘除甲状腺瘤，术后三天又要求医生为自己摘除了胆囊，一周内竟然做了两个手术。没有人照顾她，班里女生轮流送饭送汤。出院后她突然打电话给我，话筒里传来嘶哑的声音：“姚方方，我哑巴了，喉咙讲不出话来，一点声音也没有了。我全身最惨的就是嗓子，要是喉咙坏了怎么办啊”。她真的急了，四处求医，最后一位老中医让她服了六个月的中药，硬是把亮嗓子找了回来，这只百灵鸟又可以高声鸣唱了。

忆蕴中

姚方方 66届

MY EASTERN EUROPEAN TOUR

Qi Wenqin / Benjamin Chang, Class 617

On June 26, 2014, I took a 14-day trip to seven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which included Estonia, Latvia, Lithuania, Poland, Czech, Slovakia, and Hungary. I enjoyed every minute of the trip, free from my usual teaching routines, household chores, and other obligations. All I did was to get on the bus, listen to the guide while taking notes occasionally, and digest his answers.

Along the way, I eagerly drank in scenic spots, ancient arts and architectures; churches and castles; legends of kings and queens, and stories of dukes and bishops. The history of those countries is full of intrigues, betrayals, alliances, assassinations, and wars among feudal lords and states. All the kaleidoscopic changes of the past have ultimately resulted in the present geographical layout of the region.

Thus, the whole trip was in a sense a refresher course that brushed up my knowledge of Eastern Europe in areas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religion and politics, art and culture. It seems to me that China is basically a sealed book to some of those faraway countries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such as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plus limited exchanges and contacts. In fact, we know little about them, either. My reflections will break down to a few topics as follows:

Natural Environments: Throughout the trip, I fou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each country pleasant and refreshing. The sky is blue with radiant sunshine. There is always a stretch of green in sight. The tall luxuriant trees and lush thriving bushes are quite a feast for the eye, whether they are by the roadside, outside homes, at gas stations, or in front of shops and restaurants. The streets, alleyways, and pavements are spotless clean, with no litter or trace of spitting except for some bird droppings. The rivers, streams, and ponds are likewise clean with water as clear and smooth as a mirror. So is the beautiful blue Danube, in which there is no floater of any kind as people are not in the habit of throwing waste in the water. Most amazing is faucet water in the hotels, which is safe to drink! Most importantly, the air is smog-free, so much that I could see things in the distance. I wish I could have stayed there longer to have my lungs cleansed.

Infrastructure: Eastern Europe has a vast network of roads and freeways connecting one country with another so that travel is never a big deal. However, I wish to focus on buildings. There aren't as many high-rises there as in China or the United States. Most of the apartment buildings look plain, modest, and well maintained, much like those in existence in China in the 80's and 90's; although here and there the landscape is dotted with some pretty tall houses, especially in Budapest.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the local people enjoy a high standard of living. Strict control of the high rise is due to the acute awareness of resource pre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and the government. But sadly we in China are lacking such awareness.

People: The seven countries all have a relatively small population, as shown by lack of crowds, whether in the streets, stores, or markets. What puzzled me, however, is that people over there didn't seem too friendly to us tourists, nor did they

make any gestures suggesting welcome on their part. They rarely smiled at us. Even though I made a point to greet the local people with a hearty smile, it never got returned. Even the shop assistants didn't bother to attempt a smile so as to encourage more business. They matter-of-factly showed where products were and how much they were. Was their indifference to foreigners due to the trauma inflicted by Russian invasion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Or was it perhaps due to the bias towards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There was simply no telling. The good news, however, was that prices of the local products were much lower than in China. As a tourist with no access to the local homes and with no interaction with the local residents, I didn't actually see or know how they lived. Somehow, I had a feeling that they kept a low profile and followed a modest lifestyle with no passion for luxury goods unlike the Chinese consumers.

Transportation: Thanks to the small population, there aren't many cars on the roads, nor do the vehicles come in very many different kinds. During the rush hours, there are no long lines of traffic, let alone bumper-to-bumper jams. Buses aren't crowded at all and every passenger is sure of a seat on the bus or the subway coach. No need to grab or fight for a seat at the risk of a broken rib! Law mandates that crossing pedestrians have the right of way and buses and cars must yield. The moment you step off the curb ready to cross, buses and other vehicles automatically stop for you, whatever the traffic lights.

Foreign Language: In general, people there don't speak a second language, nor do they show any interest in learning one. Their knowledge of English, especially conversational English, is rather limited. There was no way for me to communicate readily with the local residents in English, except at the hotel where clerks spoke passable English. So you can naturally imagine my excitement when one day I ran into a couple of school girls, aged about 10, in a square, asking me about my favorite food, sport, and hobby, etc. Their English wasn't bad at all. Unfortunately, I had never encountered any adult who spoke English well enough to be understood.

UN Heritages: Almost all the relics and sights which we visited have been designated as the UN heritages. For instance, the Wieliczka Salt Mine was defined in 1978 as the most significant cultural heritage in Poland. It is so defined because it produced table salt for as long as seven centuries from the 13th century up until 2007. Besides, with over a million visitors a year, the mine boasts such attractions as dozens of statues, three chapels, and an entire cathedral, all carved out of rock salt! Another such heritage is Fisherman's Bastion in Budapest, Hungary. The landmark was built in 1905 as a fish market but later expanded to a huge fortress in ancient Roman style. Since then this awesome castle has been kept in good condition with funding from the local government for the purpose of ongoing repairs. Standing on top of the castle, one gets a breathtaking bird's-eye view of the whole city of Budapest and the river of Danube flowing right across.

The trip will remain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in the sense that it was relaxing, entertaining, and educational.

圆梦之旅 快乐之行

2014年秋位育中学校友游张家界

赵为民, 连瑞晶 67届



图二

图三

9月16日下午 浦东机场T1航站楼3号门

期盼已久的张家界旅游即将出发, 老同学们都早早地来到集合点等候。

从1965年7月中三毕业至今已五十年了, 呵! 半个世纪弹指一挥间。

我们16位来自不同班级的校友及家属朋友共23人结伴同游, 独立组团、自定线路、包车游览, 5天4晚双飞游遍张家界、天门山和凤凰古城。

50年后再相聚, 见面后老同学们忙于自我介绍, 互致问候: 熟悉的名字陌生的面孔, 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感叹岁月不饶人都老了不少, 庆幸大家都健康幸福。

一路顺风到达张家界市, 晚饭后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夜谈, 宾馆各房间门大开, 欢声笑语响成一片。总有说不完的话, 叙不完的情, 彻夜长谈以至于有的同学找不到回去的房间(忘了房号)有的敲不开房门(老公已睡着了)。

9月17日 早上从张家界市出发走高速公路3.5个小时抵达凤凰古城, 午餐后入住酒店, 休息1小时, 游览凤凰古城。

沈从文老先生笔下的凤凰, 恒古而神秘,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凤凰城, 优雅而飘渺; 彩虹般的石拱风雨桥、沱江独特的跳岩、依江而筑的吊脚楼、烟霞中的万名塔、遐昌阁... 让人忍不住要去寻找翠翠的身影(翠翠是沈先生中篇小说《边城》中的女主人公)。(图一, 二, 三, 四)

古城中的小吃无处不在, 苗族的装饰让人眼花缭乱, 古城墙久经沧桑, 但依然壮观。

华灯初放部分同学再游古镇, 欣赏绚丽多彩的夜景。

(图五)

9月18日 从凤凰古城返回, 直接进入张家界景区, 入住武陵源锦天国际大酒店。

下午游览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黄石寨、金鞭溪二个景点。(图六, 七)

烟雨朦胧游山玩水受阻, 雨景美食娱乐依旧快乐!

乘索道上黄石寨, 海拔1092米。天公不作美, 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 浓雾紧锁美景, 站在雄伟高旷的寨台上, 四周云烟弥漫, 千峰攒聚, 什么也看不清。

金鞭溪全长7.5公里, 清澈的溪水穿行在峰峦幽谷间, 跌宕多姿, 人沿清溪行, 胜似画中游。

下雨并没有影响同学们的情绪, 大家依然快乐, 忙不迭地照相, 五颜六色的雨衣雨伞如同一串串彩色项链, 把金鞭溪点缀得更加娇艳欲滴。

今天的晚餐特别丰盛, 仅两天时间彼此已非常亲切, 大家边吃边谈, 气氛热烈。老同学吴仕玠高歌一曲, 赢得满堂喝彩。

晚上有的忙着整理相片发微信, 有的继续畅谈, 还有的在工作, 为远在美国的学生上课, 利用时差利用网络实现远程教育; 更多的同学汇聚在一起打扑克牌, 斗地主, 打80分, 一字排开3桌, 加上观战的热闹非凡, 不亦乐乎!

9月19日 游览张家界森林公园的杨家界、袁家界、天



图五



图四



图六



图七

天子山和十里画廊四大景区。

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世界地质公园张家界，三千奇峰拔地而起，八百溪流蜿蜒曲折，奇峰美景令人称叹。

杨家界是新开辟的景点，上山缆车今年5月才开通。无奈迷雾漫天，仍不识其真面目。

乘景区环保车来到张家界的核心景区—袁家界。

一部3D大片“阿凡达”让张家界走向世界，“乾坤柱”也因此被更名为“哈利路亚山”。

在蒙蒙细雨中走进景区，宛如置身在仙境里。

当来到袁家界的精华景点天下第一桥，从薄雾中望过去，似桥？似倒影？似山洞？一时分辨不清；仅一会儿功夫，风驱白雾，原先的桥型渐渐清晰起来。哇塞！太美了！惊呆了！老天终于开眼了！让我们真真切切的看到了张家界的美景！此桥是天然自生的，垂直高度近400米，桥上苍松挺拔，桥边古藤垂挂，桥下深不可测，桥身若隐若现，好似水中倒影。这是张家界风景一绝，是大自然的一个奇迹。

顶天立地的“乾坤柱”峰体造型奇特，仿若刀劈斧削般地屹立在群峰之中，顶部植被郁郁葱葱。（见图八）

迷魂台的山峰、幽谷、绝壁，好不壮观。

真的不虚此行，太美了，值了！

下午，从袁家界乘环保车到天子山，天眼又闭上了，到处是云雾缭绕，模模糊糊。后来我们去了贺龙公园，在贺龙墓前鞠躬，向共和国的功勋致敬。

乘缆车下山，到十里画廊景区游览。山下是一片光明，算是弥补了山上的遗憾。我们坐小火车，沿山脚往上看天子山，两边奇峰异石千姿百态，像一幅幅巨大的山水画卷并排悬挂在千仞绝壁之上。

晚饭后部分同学自费观看大型歌舞剧—魅力湘西。

大剧院湘西民族特色浓厚鲜明，剧场里座无虚席，气氛热烈。歌舞表演非常出色，让你直观地了解湘西瑶族的“追爱”，土家族的哭嫁，苗族的巫蛊术“赶尸”等风俗，白族的歌舞和侗族的原生态歌曲也很好看好听，还有“上刀山下火海”等气功表演，内容丰富，值得推荐。

9月20日 云开日出，蓝天白云，终于是个好天气，大家群情激昂，提早出发。上午游览宝峰湖，下午去天门山，晚上要飞回上海了。

湖光山色融为一体的湘西宝峰湖以千米高峡，十里瑶池，奇峰飞瀑吸引着观光游客。进门有好长一段上坡路挺累人的，到了湖边，我们登上古色古香的游船，荡漾在高峡平湖间，清风拂面，看湖边山峰千姿百态变化无穷，听土家族阿哥阿妹唱山歌，真是惬意。（见图九，十）

虽然我们12点前就来到天门山索道站，未曾料到游客是如此之多，等候的队伍如此之长，足足耽搁了1个多小时，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游程，赶飞机成了心头之患。

上天门山的缆车从市区延伸到山顶，沿途风景千变万化，缆车带着我们飞过车水马龙的市区，飞过成片苗圃和狭小的梯田，飞过细长的河流、绿色的大山，飞过99弯盘山公



图八



图九



图十一

路,飞过悬崖峭壁。特别是过了中站,四面群山顿立眼前,缆车几乎是垂直向上,让我倒吸一口冷气,头晕脚软。看远处是苍苍茫茫连绵无尽的山脉,看近处是高耸垂直触手可及的绝壁,目之所及无不是绝妙的画作。

鬼谷栈道全长1600米海拔1400米,全线都立于万丈悬崖的中间,其中有段60米长的玻璃栈道和凌空伸出长5米的全透明的观景台,在挑战心理极限的栈道面前,我们个个都是好汉,大家且行且留影,好似闲庭信步。(图十一)

去往天门洞的是盘山公路一通天大道,全长不到11公里,却从海拔200米急剧提升到1300米,大道借山势扶摇直上,九十九弯弯弯紧连,层层叠起,宛如飞龙腾空而起,令人叹为观止,堪称天下第一公路奇观。(题头图)

天门洞高131米,宽50余米,南北对开于千寻素壁之上,气势磅礴巍峨高绝,是罕见的高海拔穿山溶洞。因为要赶飞机,大家只能抓紧时间拍照留影,而无缘去挑战那999级台阶,登上天门洞。(图十二)

总算还好,在导游的帮助下,我们及时到达荷花机场,顺利回到上海。

夜深了,虽然经历了紧张刺激的游程,又劳累奔波了一天,但旅友们仍兴奋不已,毫无睡意,有的在微信上发照片为了让同学们先睹为快;有的在“细细看几天来的照片,如同美酒慢慢喝,越品味越浓,意犹未尽。”微信的灯在不停的闪烁,加入谈话的人一个接着一个,“为昨天的有惊无险而庆幸,向还未入眠的您道声早安”;“为期五天的张家界之旅结束了,留下的是美好的回忆和浓浓的同学情朋友谊,像山一样隽永,如水一般绵长,期待下一次再相会。”

后记

张家界、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仍较完好的保存着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一年四季野趣盎然,奇石秀木结伴而生,犹如

神仙造就的盆景大观园。以前这些在峰林悬崖的美景只有云雾可以去抚摸、只有雨滴雪花可以去亲吻、只有高飞的岩鹰可以去栖息,而今我们一群65岁的老人都能轻而易举来到山顶,与高山之巅的美景近距离接触,就好像置身于仙境之中。这一切都是科技进步带来的恩惠,我们是幸运的,是幸福的。我们更要抓住各种机会,尽情享受美好生活。

此次张家界旅游是成功的。

成功在于准备充分,选择适合我们年龄段的旅游方式,独立组团自由行,游景不赶时间,间隔还有休息;当然依靠熟人依托正规旅行社才能确保旅游的质量。

成功离不开老同学吴士孔的鼎力相助,他不但亲力亲为安排好旅游的一切事宜,还用他浑厚的男中音一路为我们献唱中外歌曲,用幽默风趣的故事和语言阐述人生,诠释生活,让游程变得更加轻松快乐。

成功也要谢谢李和铮同学辛劳地为每位队友摄影,她每天身挂两只沉重的照相机,跑前赶后,蹬上蹲下,前倾后仰地拍了好几千张照片。贴身的干毛巾湿透了,内衣湿透了,连外套也湿透了,累的手脚发麻,牙龈疼痛淋巴肿大,正如她的微信名new(牛)一样无私付出,令人感动。

成功也因为我们都是位育中学的校友,互助互勉互敬的精神在团里发扬光大。

整个旅游行程虽只有短短的5天时间,自4/4我收到第一份旅行社游程报价单算起,准备工作足有150多天,从6人小组的发起到23人团队的形成,邮件的往来、多次聚会讨论,微信的群聊、秀服饰手杖帽子…“没有一次旅游像这次让我们长时间的期待,很享受这个过程。”

张家界旅游回味无穷,红帽子留住我们老同学间的深情厚谊。



图十



图十二

青涩时代的羡慕嫉妒恨

徐宏亮 65 届



位育这个安谧、气氛肃然的书斋，时而也有欢声雷动的景象：那是有姐妹学校来校联欢的时候。

64年，市二女中高中同造访我校，进行文娱交流汇演。作为东道主，我们摆出齐全阵营：悠远深情的民乐合奏《瑶族舞曲》；技巧惊艳、看点多多的舞剧《小刀会》片段《弓舞》；吴士玠领衔的诙谐热烈的男生表演唱《萨拉姆毛主席》……激起一阵阵掌声……

客人们上场了，只见市二合唱团的女生一律白衫花裙，从舞台两边像两个半幅彩色的幕布，向中间靠拢，小伙伴们从未见过这阵势，惊呆了……

一曲《亚克西》欢快激越，如雪山清泉跌入深潭，凉冽入心……掌声雷动……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再一曲《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再一曲……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主持人（当时称报幕员）姚曼玲学长看不下去了，一波三折地攀上舞台，捏着声音，不无嗔怪：“大家别闹了，也该照顾人家嗓子累了！”

语气柔和，可掩不住一股类山西陈醋的气息扑面而来……

六五届6班与7班是next-door to each other的兄弟班级，关系十分亲密。下课铃响了，往往是7班一出教室就来到6班门前，凭着门上的玻璃小窗朝里望。记得中一我才从外校转来，7班我的小学同学毛敏曾就占着小窗朝我扮鬼脸，似乎在说：Soyez le bienvenu！

可日常持久，小伙伴们也会小鸡肚肠藏不住四两香油，酿出种种不满的酵素来：

6班排过一个表演小合唱《亚克西》，韩铁庄粘上假胡子，套上褂衫，仇纽纽、何米米戴上小帽伴唱，受众仅限本班：

而7班由吴士玠领衔、林裔谋等卖力伴唱的《萨拉姆》，欢快热烈，唱high全校，掌声如雷，很快演变成7班的标志……

6班列于校排球队的有骁勇善战的杨正心、张庆英及“板凳”邓载强；

而7班的史美进、徐建伟、陈望望及吴士玠，抱成一个攻守全能型的劲旅，锐不可当……

最闹心的是，顺便到6班一望，多的是1米5以下的胳膊细细的小个子，好似见到格林童话里的小矮人；

而7班的史美进、徐建伟、陈望望及吴士玠高大硕壮的身影老在6班门前晃来晃去，只是没开口挑衅：6班，哪能啊？

这腌臢气总要出的！怎么出呢？

中三了，号称张少帅秘书的语文老师朱希英正给我们讲解莫泊桑的小说《我的叔叔于勒》，他陡然冒出一个结论：“于勒是个法国老流氓！”

“对了，对了，终于找到个恰如其分的词了！”小伙伴们心中暗暗喜欢。

下课了，小伙伴们齐刷刷地伸出食指，戳着他们班的门，相当解气地吐出句：你们7班，都是法国老流氓。

同一教室楼层面上，还有8班老与我们较劲。

田径运动会上，6班女子4×100组合总是信心满满，志在必得。前几棒都跑得异常顺利，甚至把8班最大的威胁——姚淑文甩在后面。轮到6班的“快脚鹿”仇纽纽了，领先在前，一直跑到6班观战的小伙伴们跟前……她看到了我们，不由自主地放缓了速度，似乎想说：阿拉来事伐？又像是我们要给她点个赞，说时迟，那时快，背后腾腾的传来脚步声，8班一个扎着辫子，表情像木雕的选手过来了，重心低低的，躯干挺得板直，以一种根本不科学的姿势与技术，超越过去了……煮熟的鸭子飞走了，唉！

全校排球赛又如期来到，6班女排训练格外刻苦，还频出怪招：先邀非校队的男生与她们对垒。我的个子不敢恭维，球艺又臭，却偏偏想整一个勾手大力发球，低掠球网，叫对方失守。“嘭！”角度失控，球飞入空中，又软塌无力地落下，“嘭！”女队居然懵了，手足无措，球阴差阳错地落在空处，无人接住！

“不玩了！”我不无内疚地转身而走。

“回来！”

“什么？”

“我们就是要这种球！”

比赛那天，一场恶战，双方都拼了。

没承想，我们的克星8班，竟然被我们克了下去！

欢呼声中，我忽然想起什么，向教室方向去。迎面走来我们下一年级的女排主力张小波、许蕴中等人。

“几班赢的啊？”

“8班吧？肯定的！”

我突然忍不住了，顾不得对方素昧平生，侧身急吼吼地发声：“甯瞎讲，6班赢了！”

如此唐突，怎不令人发怔？……几秒钟后，才缓过神来，又觉得挺滑稽，女排主力们一阵爆笑……

那一年，6班首夺年级女排冠军……

青涩时代的羡慕嫉妒恨，如几支青杏，舒展在我们的记忆里；稍酸，微苦，但回味异常甘甜，氤氲在我们梦境深处……

引言

自从2011年回沪探亲回来后，一直盼着外甥结婚的消息。因为曾答应上海的亲友，等外甥结婚的那天，我们一定会回来参加婚礼，这也是我先生Charles(以下简称CH)盼望已久的最后一次上海之行。这天终于来了，年初外甥领了结婚证书，婚礼将在10月25日举行，皆大欢喜！买了机票，准备了礼物，整理了行装，10月3日高兴地踏上了回国探亲的旅途。

10月4日清晨到达浦东机场，因有四大一小行李箱，大妹夫一人开车来机场顺利接机，回到大妹妹家中，已为我们准备了丰富的早餐：新鲜松软的面包片，松脆的croissants，还有那久违的油条、菜肉包子、萝卜丝饼，外加刚烧的清淡的米粥，我和CH各取所好，美美地饱餐一顿，填饱了在飞行途中因匮乏食物而引起胃酸倒流的肚子。当天是CH的生日，妹妹本准备为他好好庆生，事先被我谢绝了。

第一他怀疑：中国人的庆生，是延寿还是折寿？他举例：曾参加我父亲80大寿和我外婆100寿辰庆祝，结果父亲半年后就走了，外婆也在不到一年后离去了。我的解释只能是：父亲坚持提早为他祝寿是借此以答谢在患病期间各位亲友对他的关心和探望，也是我们子女为他庆祝的最后一个生日。外婆能活到一百岁是大喜事，当然要好好庆寿。想不到身体健康的她，不到一年突然感冒发烧，最终肺炎夺取了她的生命。对此解释，他自然是半信半疑。这次来前他就声称：一路旅途劳累，要好好睡一下午一晚上。OK啦！自然没必要特地为他祝寿啰。

不过大妹妹妹夫还是特地准备了丰富的菜肴，请了在沪的家人，为我们接风洗尘！下午在妹妹主卧室新近购买的软硬适中的席梦思大床上美美睡了几小时，疲劳似乎暂时消失了。晚上家人来了：哥哥、嫂嫂、小妹妹、小妹夫，外甥、外甥媳相继到达，互相的问候，Hand shaking & Hug, 大妹妹妹夫烧了一大桌子的菜：6个冷盆6个热炒，大家畅吃、畅饮、畅谈，欢笑声，交谈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最后大妹夫还是用清蒸的鸡汤做面汤下了长寿面。CH自然对中国祝寿后果的怀疑荡然无存了。他愉快地接受了大家的生日祝福，在这热情洋溢的夜晚，旅途的疲惫和前一天在布鲁塞尔飞机场发生的不幸一幕烟消云散了。

(一) 私人牙科医院的信誉

回来的第一件事是去牙科整形医院。这次探亲，事前早已计划在上海做牙齿搭桥手术（即装烤瓷牙），并在当地完成了全部前期工作（拔牙、抽牙神经、补牙）。多年前就患严重牙周炎，本以为到现在这个年龄，自身牙齿将会被全部拔除，装上一口假牙。没料到一年多前这里的牙医检查告之：你的牙齿还很结实，你可以设法做个牙齿搭桥手术。至此我开始考虑歪歪斜斜门牙的今后出路：为何

不趁现在有装烤瓷牙的牙床条件，改变一下整体形象？从大陆来的牙医建议我回国做这个搭桥手术，因属于自费项目，国内、外费用差距极大。尽管听说，国内治病，没有关系很难确保治疗质量。但考虑再三：一是费用，二是对我私人牙医整形医术持有保留，我还是决定回国做。

无奈，上海权威的牙齿整形医院：上海九院，托不上关系。最终小妹妹经朋友介绍找到一家“上海万众口腔”（香港泛美国际口腔医学中心）那是个设备先进、技术专业的私立牙齿整形医院。妹妹电话联系了那位朋友的主治牙医：一个有三十多年临床经验的牙医向荣，不料他6月底将去做膝关节手术，10月份无法康复回来工作。他推荐了另一位牙医。

国庆长假过后，预约了这位女牙医，想不到看病的当天，我的运气极佳，向医生因在家养病感到不自在，国庆一过，就提早上班了。检查、交谈中，提出了他的方案（上、下10个，最好是12个）。我接受了10个烤瓷牙的方案。很难想象的是：私立医院的烤瓷牙价格竟然比公立医院（上海牙病防治所）便

回国探亲随笔

袁哲明 66届

宜20%，而挂号费仅收1元，拍片不另收费，而且医疗设备先进，医师临床经验丰富，服务到位。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打磨、石膏打样，石蜡制作临时牙套的多种工序，三个多月来，上、下缺了3个前门牙的我，旧貌换新颜，戴上了一付临时牙套，回家了。当我站在CH跟前，展现整齐的牙齿，他看傻了：哇，这么快！几小时就装好了？我告诉他只是临时牙套，他不得不赞赏中国牙医高超熟练的妙手回春的医术。然而我本人还是不满意：看着那个突出来的虎牙和下排很大缝隙的牙齿，懊恼当时没有接受向医生12个烤瓷牙的方案。第二天一早，我妹妹及时和他联系，说我希望把虎牙和缝隙大的牙齿也套上烤瓷牙，问有否补救办法？向医生说没问题呀，当天预约就去了。其实增加2个烤瓷牙，工序差不多重做一遍，向医生笑笑说：“我早就跟你说做12个么。”他还给我做了一个牙齿根管根治手术。他的耐心和不厌其烦，使我很受感动。临走前，我拿出一盒比利时有名的巧克力送给他，作为酬谢，他笑着婉言谢绝了：“这是我们医生应该做的，不用客气！我们是不收病人礼物的，都有摄像头的。”我能感受到他的忠厚和诚实。私立医院的监督体制，同时保证了服务质量，杜绝了受贿的通道。值得赞赏！

十天后，安装了正式牙套，自身的形象完全大变了！十分赞赏向医生的敬业精神：他的耐心、细致、平易近人的



医德以及精湛的医术！

这次的国内治病，使我彻底体验了一番私立医院的高质量的服务：不走后门，不欠人情，不送礼，只凭口碑、严格管理制度！希望上海乃至全国有更多这种“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监督体制完善的医院。这样，当前不少医院医生收受红包和受贿的现象可以休矣！

（二）拜访安享晚年生活的长辈

临时牙套的安装解决了出外见人的尴尬。于是看望长辈的事宜排在了首要日程里：父亲那边的长辈们一个个都走了，母亲这边还有三个阿姨两个舅舅（一个居住天津）还健在，个个健康长寿。

首先拜访的是我的小舅和小舅妈，住得离我妹妹家不远，事先电话通知，接着随行5人到达了他们宽敞明亮整洁的家。

舅舅舅妈是原北京钢铁学院的同班同学，舅妈是一个在

中南海长大的女孩。记得读小学时的某个暑假，外婆家来了一位穿着连衣裙梳着两条长长辫子的活泼的不速之客，原来她是我小舅舅的女朋友。毕业时因为我舅舅的家庭出身，原本可以分在北京工作的她，为了追求爱情，毅然放弃北京工作的机会

随同我舅舅分到四川，成为我家族中的一段佳话。文化大革命因受她北京“走资派”舅舅的牵连，年纪青青的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几乎被逼上绝路。劫后余生，文革结束后，他们调来了宝钢，他们以满腔的工作热诚投入到新建宝钢的工程中。现在他们早已双双退休，除了负责照顾外孙女的上学接送，监督学习外，他们最大的爱好就是旅游：许多祖国大好河山的景点以及美国本土、夏威夷，加拿大落矶山脉，欧洲不少国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明年夏季他们打算去德国旅游，说好要来比利时拜访我们呢，两个老来乐的“驴友”！

从舅舅家出来，已经过了十一点钟，为了抓紧时间，又开车去看望住在不远处的三阿姨。她与大女儿（和我同岁的表姐）女婿同住。三个女儿都对她体贴、孝顺。已是90开外的老太太，中气十足、精力充沛，是个不折不扣的麻将迷，几年前甚至能天天登上四层楼的麻将朋友家，从长宁区到她原住的虹口区搓麻将。近年来虽腿力不如以前，但搓麻将的劲头却未减当年，还是几乎天天象上班似的，到麻将桌去报到，哈哈，这个老太太晚年真是过得有滋有味。

下午去了趟家乐福超市，回家已经不早，妹妹提议再去

看一位长辈，那时已经五点钟了，没有事先通知，太晚？不礼貌？妹妹说他们每次拜访都是这样，那这次就做个“不速之客”吧，因稍有堵车，六点才到住虹口区的四阿姨家。打了多次门铃，屋内没有任何动静，“坏了，事先没打招呼，家里没人？白跑一趟了。”大概两位老人耳背没听见（姨夫听力极差）；或许他们听见了，却不敢在黑暗里开门见陌生人？结果妹妹多次叫喊“四阿姨”，总算里面有人应声了，听出妹妹的声音，门开了，看到我们的到来他们既惊讶又高兴。

四阿姨和四姨夫都是原上海外国语学院中文教研室的教师，CH称四姨夫为 Dictionary professor，是位在文学方面很有造诣的教授，1995年与几位同事合编出版了一本“现代汉语学习词典”。谈话又从这本词典开始，CH问他：这么多年，这本词典是否重新修正和再版过？他不无苦笑的说：没有，虽然出版社也曾和他联系过修改再版的事宜，但是因某合编者多方面的权术玩弄，，他已无心再多化精力和时间与其合作，彻底退出这个编委会。虽然不无遗憾，但也感到轻松自在：已经这把年纪，还要去争什么名和利？此时四姨夫拿出珍藏多年的“科学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特殊人物津贴”证书给我们看。二十年来，这是我们第一次得知他曾获得过这么大的殊荣，却从未炫耀过，始终保持一个最普通教授的平常心，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过着极其朴素的生活：住在部分天花板已剥落的普通工房里（外语学院的职工大楼），用着简单而陈旧的家俱，只求平淡生活，不求报酬津贴的多少。对他来说：荣誉第一，物质不计，每天锻炼后，看看报纸，听听新闻，阅读书籍，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就是福，这就是上一代老知识分子呈现的最朴实的一面。

最后拜访的是我的二阿姨。她住在闵行区一个叫“康城养老院”。当初听说她住在养老院，有点惊讶和好奇。那天去养老院看望她，知道了住进养老院的起因：一个多月前，儿子媳妇要去美国旅游，没人照顾，于是到养老院申请暂住一个月。旅游回来的当天，儿子媳妇来接她回家，她却不想走了，执意留在养老院：她爱上了老人院的集体生活，经与院方再三商量，因她已92岁高龄，属于优先者，她被同意留下了。

二阿姨年轻时是一个文艺爱好者，国庆前夕，她和同院一些老人兴高采烈的排练“回娘家”歌舞表演，却不料“急火攻心”，发起高烧来，急送医院，诊断为“丹毒”，只能住院体息，遗憾地错过了国庆表演的机会，我们去的那天是她刚从医院回来的第二天。这是一个20多平米的2人房，两个不大的单人床，一个电视机，一个卫生间，虽然布置简单，但也明亮宽敞，室友是位84岁半身不遂的老人。

拜访老人家后我们参观了这个民营老人院：一栋四层楼的多幢连体房，外观整洁干净，环境十分优美！刚准备参观，突然发现CH身边多了一个会说英语的小老头，自告奋勇地充当翻译和向导，他是隔壁邻居吴老先生，带领我们参观他们的饭厅、活动室、电视厅、麻将室，图书室，



洗衣机房……还有设备完善的卫生室，一应俱全。

众所周知，中国正在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居住养老院的老人们是否都感到满足和幸福？或许不能简单一概而论。二阿姨感到很满意：原来在家神态迟纯的她，来养老院后，精神焕发，年轻了不少。那天晚饭后看到在走廊、窗台边坐着休息的老人：有一对剥着橘子送给对方吃的恩爱老夫妻，也有不少悠哉坐着闲聊的老人们，相信他们应该是心满意足的；当然也有呆呆坐着，神情木讷的老人，……隔壁邻居吴老先生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曾在邮电系统多年从事数据通信工作，现年88岁仍保持健康体态，我询问他对这里的生活是否满意，回答却是NO：几年前失去老伴的他，儿子定居日本，女儿现居上海但工作繁忙，原先寡居的“空巢老人”，唯恐万一哪天倒下来，无人知晓。不得已几个月前申请入住养老院，但却很难融入这个不属于他文化“档次”的老人群体：20多平米的房间，申请单人居住，从家中搬来了一些家具和电器：一个大电视机，一个电脑，CD和DVD机，不少古典音乐磁盘。当然很难想象在养老院能轻易找到兴趣相投的知音？我能理解并同情他，大概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这么兴致勃勃充当我们的翻译和向导，每次哥哥来看望二阿姨遇到他时，吴老先生总喜欢滔滔不绝的与他谈论音乐和他以前从事的数据通信，以此填充时间来慰藉孤独的心。无论如何，对比那些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或正排队等待进养老院的老人们，这些有能力住养老院的老人们应该是社会的幸运者了！

(三) 拜访老同事、会见老同学

回国探亲前已与高中同学：臧子宝、叶秋怡、吴凌宇商定：大家10月回上海探亲时见见面。臧、叶和我是原牛奶公司12牧场的职工，他们提议这次一起看望12牧场的老职工。已近40年离开牧场，虽然不堪回首8年牧场生活的我对牧场“没有感情”，不像臧的“有感情”和叶的“深厚感情”。我们商定在指定地点碰头，跟着老同事江春去看望12牧场的老同事。走进多年前建成却已老旧的公房，看望资深的兽医龚师傅：进入并不宽敞、有点零乱、配着简单家具的房间，呈现在面前的是部分老职工的生活现状！虽然龚师傅已80高龄，耳朵有点背，但仍显当年的魁梧，声音洪亮，红光满面。原12牧场(后与6牧场合并)场长袁根荣夫妇也高兴地参加了我们的聚会：大家高兴地聊着过去牧场发生的事情，谈得最多的还是他们退休生活中的趣事，虽然他们的退休生活并不富裕，但他们并没有过多的抱怨。在我看来，只要国家安定团结，经济繁荣，物价稳定，普通老百姓对当前执政的政府以及百姓的生活满意度还是蛮高的，不过继续反贪反腐、建立健全的监督制度，缩小悬殊的贫富差距，是当前老百姓最强烈的呼声。

拜访老同事后，我们三位和两位先生及吴凌宇在徐家汇的“上海大饭堂”约会聚餐。多年不见(应该有三十多年了)，吴凌宇仍还是当年那个滔滔不绝的“吴克思”，自然现在的话题已是如何在美奋斗拼搏、完成博士学业，成

家立业的感慨了，或许也是我们这些在国外拼搏多年的同学的共同感言吧！不久李家维也赶来和大家会面。感谢叶秋怡为我们找了一家环境不错，价廉物美的本帮菜馆，使我们饱餐了一顿美味的家乡菜。

中五(3)班的同学聚会是陈冠大、华元果同学在极短日子里安排在一个环境优美的福泰国际商务酒店自助餐厅里。因吴凌宇同学的坚持，CH也参加了这次聚会，我自然把CH交给他，自己与到会的女同学聊天去了，四年不见的老同学有说不完的话，好不热闹，CH就由几位同学轮流用英语交谈，很有兴趣地听着一个个小故事，不过最终他一个人还是被晾在一边，独自翻阅只有日语注解的上海局部地图！这次以自助餐形式的聚会，轻松、愉快，同学们可以随便移动、自由交谈。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最后一桌留下的同学一直闲聊到4：30，仍谈兴未尽不舍地相互道别！

大学同学的聚会早已在回沪的计划中，直到10月底才由联络人金国熊把聚会安排在新同心路的广中文化茶楼：下午可以喝茶，晚上可以吃饭。大家三三两两，边喝茶边聊天，下午没谈够，晚上吃饭继续谈，一直持续几小时的



中五(3)班同学聚会

聚会在欢笑畅谈中结束。

回沪后的聚会，当然少不了留学的同学。因为留学生是松散型的，但对我们回沪探亲的会面，几位同学早已翘首以盼。一位同学首先带CH参观了上海纽约大学，并参观了松江的新居，在万达广场的美食城享受了丰盛的午餐。另外三位同学也在东华大学玫瑰厅里与我们欢聚，CH很为他教授过的学生在工作中的成就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纵观老同学：一批是66届高中毕业生；一批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而另一批是国门打开后的自费留学生。尽管66届高中毕业生失去了10年的校园生活，但“四人帮”的打倒，高考制度的恢复，不少同学得以有机会进入正规大学学习，部分同学也通过业余大学、夜大、自学考试，充实自己。位育中学，66届高中毕业的不少同学日后成了有卓越能力的管理者、优秀教师、大学教授、著名医生，或海外知名人士……。

有幸成为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毕业后的大学同学，有为宝钢建设作出贡献的，有上海地铁设计建造的开拓者，有为铁路运输忙碌一生的工程师，也有一辈子教

书育人的留校教师……。

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去国外深造的留学同学，获得了更多的阅历和生活经历，部分同学完成学业后去了美国、加拿大等国寻求发展，最终安居乐业；部分同学回国寻找机会，凭借国外获得的阅历和自身的努力，有成为市府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某建筑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市高教局的资深人士以及颇有口碑的私人英语老师……。

不管是哪一批老同学，都可以说，随着中国的繁荣富强，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贡献了自己半生的精力，为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无论我们相隔有多远、分别有多少年，老同学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绽放的总是最真最美的笑！老同学之间没有名利的牵绊，没有金钱的诱惑，有的只是纯洁、无私、温馨的感情。年纪越大，越珍惜这份感情！愿老同学之间，彼此永远保持这份真诚无私的情感！

(四) 奇迹的出现

CH旅游有个习惯，随身带一笔外币流通现钞，放在一个系绳子搭配的腰间布袋里，多年来相安无事。这次上海



新乐路东正教堂

环贸商城

探亲前也如法炮制，结果却遭遇一个天大的不幸！

10月3日清晨去飞机场，因时间紧迫又遇堵车。机场打车后，匆忙中3人拖着4大1小行李箱经过长长过道到达候机厅，正准备拿出护照和机票，CH突然发现他的腰间布袋不翼而飞：内装有2000欧元、1000美元和一张VISA卡。3人都傻呆了，浑身上下摸了几遍，一无所有，真是急出一身冷汗，却无奈。庆幸的是：护照和电子机票在他的背包里。暂时忘记那个钱布袋，Check in吧。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安慰CH：或许钱布袋掉在家里或许掉在车里。

20分钟后，收到儿子短信：车里没有布袋！在慕尼黑转机时，马上发email，让他儿子设法联系银行，立即Stop Credit card。出师不利，的确懊丧。不过表面上CH倒也潇洒，第一天到达后，在妹妹家的餐桌上，还讲笑话似的谈起丢失的钱袋，大家为之甚为惋惜。

接下来的几天就是用email通知银行和专业人员，设法中止VISA付款。儿子来邮：银行卡已blocked,家中没有发现钱布袋！数天后，CH收到布鲁塞尔机场失物招领处工作

人员的email，被告知：他们收到装有VISA卡并附有XX现钞的布袋，可及时与某人联系。万分感谢他儿子的多方努力。哇！奇迹出现了！未待CH和对方联系，儿子的mail又来了：我已从失物招领处取回了你的钱布袋。简直难以相信，在这熙熙攘攘的飞机场，竟然遇到了诚实的好心人！丢失钱袋的当时我就曾对CH说：说不定哪位好心人拾到送到失物招领处去。CH不加思考的否定：不可能，这么多的外国移民、陌生人。而事实是：不幸中我们真的遇上了好心人，确实我们应该相信绝大部分人是诚实的。这次一笔不小现金的失而复得，创造了我们人生中的一大奇迹！

(五) 绚丽多彩的婚礼

外甥今年已28岁，之前朋友谈过好几个，都没有成功，这次总算找到一位外貌恬静大方，知书达理，留德回国的苏州女孩，不但外甥一见钟情，他的母亲(小妹妹)也欣喜万分：儿子总算为她找到了一位称心满意的儿媳妇。这次各路亲戚朋友都受到热情邀请，从世界各地：澳洲、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香港及国内各地汇集在上海这个豪华的结婚典礼中。CH作为特邀嘉宾，聘请为新娘新郎的主证婚人，要求做一番演讲。自从接受这个“殊荣”后，CH积极“备战”，第二天，即着手电脑拟稿，但西方的婚礼习俗对不上中国人的思路，于是在不断的启发下，他天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讲稿，最终10拟讲稿后，总算完成了最终稿。虽然教师职业生涯练就了他的演讲能力，但事前还是进行多次排演和练习，常常推门进去，看他踱着方步，自言自语，还让我美国的妹妹当旁听者，认真程度让人忍俊不禁。

10月25日终于来临，婚礼在虹桥的万豪大酒店举行，一个能容纳三百多宾客的大会堂，摆放了近30桌酒席，外面连着一个接待厅，展台上装饰了大型汽车模型和五彩缤纷的玻璃彩灯，宴会厅里，灯火通明，五光十色的LED灯光旋转，让人目不暇接。一个有声望的专业婚庆公司主办了这场隆重的婚礼。

婚礼开场，T台上首先出现新郎，随着婚礼进行曲的响起，新娘父亲挽着漂亮新娘的手臂缓缓走上T台，在主席台上把新娘郑重地交给新郎，主持人致以最热烈的祝贺。轮到主证婚人CH上台祝词了，新郎表哥作为翻译，CH开始了修改10遍后的Speech，整篇祝词充满了中国元素“缘分”(Fate)：因缘份新郎新娘相识在上海大众汽车公司，进而相恋相爱而终成眷属。缘分象征着爱情，缘分象征着和谐和幸福。今天看着这对新人步入婚姻的殿堂，祝愿他们永远维系这份缘分，永远像现在这样相亲相爱！台下鼓掌喝彩，看来他的演讲很“深入人心”！

婚礼办得别开生面：突然两个活泼可爱的双胞胎侄孙儿、孙女出现在T台上，开着小卡丁车缓缓而至主席台，兴奋地把结婚戒指送到新娘、新郎手中，好可爱的场面！全场雷鸣般的掌声！接着双方父母上台祝福，新人与双方父母相拥并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真是两个家庭的喜庆之日！随

着台下的吃、喝声，魔术师开始了精彩的表演：桌子的浮悬移动，个个看得目不转睛。婚礼热闹而隆重，新人到每个桌子敬酒、致谢！我们也借此向多年未见的亲友们问好致敬。个别男士喝多了酒，竟然失手将葡萄酒洒在CH心爱的Smoking上，让他心痛不已。各路来宾酒醉饭饱，高高兴兴地享受了这场盛筵难却的婚宴。人去楼空时，桌上却剩下还没有动过筷的菜肴。看着这样的浪费，我真的很想打包带走，可是我没有机会和台阶，只能看着那些没动过筷或没吃完的美味食品作为垃圾被处理，而不得不心疼地离去。

一星期后又一场隆重的婚礼由苏州女家举办，同样在豪华的五星级酒店，30多桌的规模比第一次还要庞大，新郎家被邀请近40人租了一辆大Bus赴宴，CH又一次“荣幸”地被邀请到主席台，give a short speech，虽然这次没有过多的准备，但演讲也深得大家欢迎！主题是家庭生活中的谦让：两个不同家庭背景的年轻人走到一起，新婚后难免会出现不和与争吵，只要双方本着谦让，宽容，感恩的心态，就会使家庭保持和睦和幸福。此番话语道出：尽管东西方文化存在不少差异，可婚姻家庭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这是现代文明的象征。虽然此次举办婚宴的程序大同小异，但内容新颖，很受欢迎：有大、中、小提琴4人室内乐团的演奏；有女歌手耳熟能详歌曲的伴随；更有有奖抽奖活动的高潮起伏，以及美味精致的佳肴。这两场绚丽多采的婚礼让宾客们赞口不绝，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婚礼过后，不禁让人深思：有必要把如此多的钱轧在这么多的宴席上？目前中国呈现越来越豪华的婚礼，着实让人瞠目结舌。CH多次不解地问：中国人婚礼为什么要这么大的排场？邀请这么多的宾客，化费这么多的钱，为何不能把婚礼请客吃饭的钱省些下来，为年轻人婚后的小家庭打下一定的经济基础？中国现在婚礼后的结局造成不少家庭的负债累累，真谓“劳民伤财”，而仅仅为了婚礼上一个有“派头”的面子，何苦来着？

(六) 重访旧居

自从2000年母亲离开我们后，虽然一直想再去看看伴随我童年、青年、中年时代记忆的地方，可我再也没有回去过：原居住的单元房已出租，先前熟悉的公交线路也已完全陌生。这次趁小妹夫姐姐一家请我们在环贸广场的港丽夕厅吃饭的机会，有幸和美国回来探亲的二妹妹，我们三人一起重游了附近熟悉的街道。

环贸广场的斜对面就是熟悉的襄阳公园，非常赞赏上海现在不少开放式的公园，没有高墙围栏，真正成为老百姓休闲的场所，特别在这喧闹的淮海中路拐角处的襄阳公园。当然公园现在已完全被浓缩了，儿时眼中偌大的公园，特别是儿童游乐场所：滑梯、荡秋千、铜乌龟、爬绳架……已无处寻觅，不过处处仍是绿草茵茵，花草树木郁郁葱葱，3个法国孩童雕塑的水池依旧留存，依然是儿时记忆中恬静美丽的绿色环境！

襄阳公园的后面就是我原来居住的新乐路，首先印入眼帘的是原上海市交通局的办公大楼，是座由法国人拉法尔设计建于1932年的法式小洋楼，想当初文革期间，被上海各个运输公司做为造反派的聚集场所，常常是锣鼓喧天，震耳欲聋，可想而知此时大楼的遭遇。庆幸的是历经80多年创伤的小楼如今经装修后依然漂亮，挺拔、壮观，已被改装成中国首家“城市文化遗产”精品酒店。

然而最醒目出现在我视线中的仍数这栋儿时再熟悉不过的教堂，于1932年建造的东正教堂：顶部为半圆穹顶，中间是大穹顶，四角4个小穹顶，教堂内壁有精致的雕刻，玻璃上有彩色的花纹。记得上幼儿园初小的时候，每逢周日上午教堂做礼拜，不少白俄老太太鱼贯而入，我会趁看门人不留神，溜进教堂，专注弥撒场景：拿着点燃蜡烛的教徒和左右摇晃香炉、口里振振有词的牧师，至今还能回忆起香炉散发的烟熏香味。据说1965年在举行最后一次宗教仪式后，东正教宗教活动就此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教堂自然惨遭了毁灭性的破坏，一大四小穹顶上的5个金光闪烁的十字架也被彻底摧毁，文革后教堂又曾做了股票交易所等。尽管1988年，该教堂修复一新，这栋典型的俄罗斯东正教堂风格的建筑被列为市级“优秀建筑物”之一，遗憾的是被摧毁的十字架却永远再也竖不起来了。

我家住所位于路中段的一幢6层公寓楼，底层是进门的大厅和一间不小的焗炉房，六楼是箱子间和保姆住房，其余四层都是住家，每层都住着五户，缺了13号门牌，总共21号，前面住户临街，后面住户面对弄堂，底层是一排汽车间。自出生后我和家人就生活在这幢大楼里，原先这幢大楼保护得非常好，每间隔几年，房管所就会来大修一次，搭上脚手架，里外粉刷一新，明亮而整洁，进门大厅的彩色石磨地，总是光亮而鲜艳。但自从文革起，没有再大修过，楼内走廊墙壁仅用石灰草草刷了一遍，大楼显得陈旧而昏暗，石磨地和台阶完全失去了原来的光泽，原来好端端的明亮大楼，现在却变得如此灰暗、陈旧？如今面对熟悉却又变得生疏的度过半生的公寓大楼，难免勾起一丝的愁怅，留给我的还是留恋还是感叹？

后记

时间在悄悄地流逝，我们快乐地享受着亲情、友情和师生情。每次在亲人、好友、同学或学生邀请的宴席上，CH都会有一番发自内心的情感的speech，CH感谢各位亲朋好友们的热情、真挚的情谊，他的答谢词中，充满着真诚的谢意！虽然这次来上海探亲前，他声称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访问上海。如今在每次宴席的最后，他总是动情地许愿，引用那首在二次世界大战脍炙人口，激情澎湃的流行歌曲“*We will meet again*”的歌词：“*I don't know where, I don't know when, but we will meet again!*”我们会永远珍惜这份可贵的情感。再见了，上海！我们会再回来，或许会是2016年！

她在天国望着我们

缅怀最难忘却的班主任蔡惠芳老师

徐宏亮
65 届

“我们都会去你那儿，可你却永远不会回来……”这是一段墓志铭，读着，有种深刻的伤恸；听着，想起一颗令人心碎的灵魂……

1963年秋，教室里来了新班主任，微黑的肤色，严肃的神情，深黑的眼眸却分明透出一股慈爱，她正是蔡老师。

相当于大多数母亲的年龄，四十不到，无儿无女，独身，但她却已半辈子奉献于教育事业，对每个孩子都视如己出，当然，是一视同仁的严爱交加。

在她心中，所有的原则上面，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那就是悲天悯人，回想起来，与特蕾莎嬷嬷相通……

那年11月，时任副班长的刘德胜同学家遭变故，父亲英年急病不治，摧垮了他的精神支柱，患上了极度神经衰弱，医生建议休学一年静养。蔡老师闻讯两次家访，目睹刘母一人独支，供养八个未成年孩子，恻隐之心，不能自己。她承诺，若一年后刘德胜重返课堂，即使不再在她班上，也要向学校为他争取助学金……

为舒解病休期的心情，她五次邀请刘母带着他到自己家做客，嘘寒问暖，无微不至。她觉得，一位母亲能如此坚强，勇于担当，她自己已从深深的同情，提升为敬佩。一次，考虑到位育（当时的五十一中）英语要求高进度快，重返学校恐怕跟不上，特意联系了光明中学旁，前身是很有名的中法学校的补习机构，并亲自陪同去报名……

一直到很晚，蔡老师与刘妈妈保持着一种类似姐妹的情谊，其中她多少竭尽所能的付出，至今回忆，令人唏嘘。这样的师生关系，老师与家长的深厚情谊，贯穿在她以后也是最后的两年教学生涯里，刘德胜同学的幸运，仅是早先一例……

“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平正的心灵里，世间万物才会如初洗般祥和明净。蔡老师是位育校训最忠实的践行者。她在课堂内外，一言一行，都传递着做人而后成就学业、事业的教诲。这充满位育精神的教导，一直是我们的路标，终生指引着我们，施惠予我们……

不苟言笑的背后，蔡老师时有真心情的流露。第二学期，班上转来两位女同学，巧的是两人都是double名：仇纽纽与何米米。常常在午休时，她会走进教室亲切地喊着“米米！纽纽！”由衷而发的笑绽放在脸上，这是内心开出的花……

六四年秋，蔡老师离开我班，接任下届的班主任。一年后，不该来的不可躲避的来了。人妖颠倒的岁月，位育历史上最没有教养的时期，学校档案被心怀叵测地撒播开来，冲锋队附身的一小撮学生手持皮带、棍棒和剪刀，扑向曾经含辛茹苦地教导他们、眼下又手无寸铁的老师。蔡老师在首

当其冲之列……

有生以来最可怕的羞辱，在“触及皮肉才能触及灵魂”借口下的肉刑，长时间被迫的自我毁谤……最令老师胆寒的是，他们拿起了剪刀，按下了她的头发，半边头发被剪去，另一半被绞得坑坑洼洼，人的尊严一下子被打入尘埃，搅拌着血与泪，被恣意践踏！

蔡老师遭难的消息很快传开，一位曾受过她关爱的学生母亲赶忙祈祷：“蔡老师是好人，蔡老师是好人！她不会有事的，她不会有事的！”

有多少人为她的遭遇怨愤，哀绝……

“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来听不见话，……

持斋行善的活活挨杀。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明末的民谣，又在人们心里响起……

夜幕降临，受到突如其来摧折的老师获准回家。蔡老师无助地坐在街边痛哭。男生女生都心急如焚：怎样才能帮帮她？去看看她？四个女生冒着第二天陪斗的风险，走出了这一步……

蔡老师步履蹒跚地走着，每一步都异常艰难，犹如背着十字架，一路走向各各他……悲天悯人！“我能回家？我怎能回家？我这样子怎么回家？”她发出天问……

在夜色的掩蔽下，她终于回家了。人在最绝望时，生死的界限变得模糊。我们无权苛责她的软弱，因为她感到生不如死，她只想解脱，她想到了生命的彼岸，想到了天国，犹如伏契克《报告》里幻听到的歌“那里没有黑暗威胁我，那里照耀着光明与晨曦……”

她在找一根绳子……

五十年过去了，从来不会忘记，永远也不需要想起。

我至今无法读到她弥留间的心语，总觉得她在天国望着我们……

五十年过去了，我至今不知是否有谁给过她一个说法……

“死去何所道，托体成山阿”，想她，念她，有我们65届六班，67届七班，还有谁？

五十年过去了，我至今只知道校史馆里，这一段历史是空白，据说的理由是：太复杂，太难写……

精神缺钙的国人啊，何时才能明白：面对暴行保持沉默，等于纵恶！

她在天国望着我们，似乎要我们说些什么……

五十年过去了，蔡老师，你曾习以亲近的米米、纽纽早有了自己的女儿，仇纽纽最能开枝散叶，已有三个外孙辈承欢膝下……

常累你操心的两个调皮男孩，也早成家立业……

我们常想着你，总觉得，你在天国望着我们……

东南西北，浮光掠影

柯晓明 67 届



纽约随感

中央公园情结 (2014-7-7)

美利坚国庆节去纽约探望孩子，儿子拉我们待他下班后一起去中央公园，心头不由地一阵热。如果说自己有中央公园情结，那是因为十次去纽约，至少有五次会去中央公园。第一次依然记忆犹新，那是 1984 年仲夏的一个晚上，中国民航(Air China)带着一个头一次搭坐飞机的上海青年降落纽约的 JFK 国际机场。顾不上旅途的颠簸，忘记了时差的晕乎，第三天一早他就迫不及待地独自一人去逛中央公园，他那份刚踏上美利坚土地的激动仍在发烧。那时他年轻激情，踌躇满志，对前途充满希望。在他眼里，中央公园里的大道是那么笔直，树木是那么翠绿，人们是那么友好。去中央公园不仅是慕名，更是从心理上确认他在新大陆的起点。十四年后，他带着刚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第一次去纽约，心里想得更多的是一个父亲如何去满足孩子的兴奋和好奇，暂时把谋生养

家的重压感留在了西雅图，温情的中央公园仿佛也在静静地听他心里的诉说。因为儿子老师的建议，那天他们去了中央公园和公园内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还似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进了公园附近的 Ritz Carlt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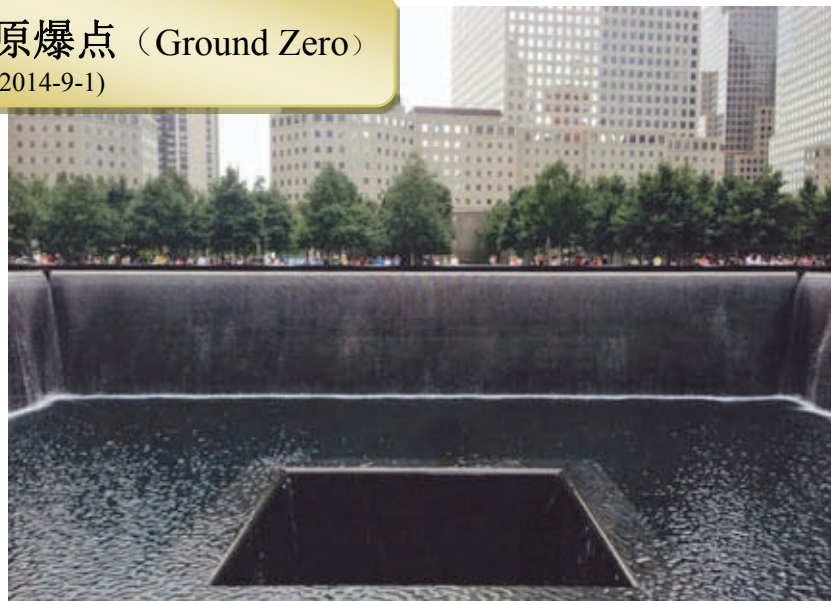
儿子下班后带着我们旧地重游时，已是夕阳西下时分。我们从 59 街的 Columbus Circle 入园，蓦然回首，只见周围多了几幢现代的超级摩天大楼。儿子指着其中一幢说，这就是出名并颇有争议的 One57 超级豪华公寓。争议之一就是这幢摩天公寓挡住了原本撒落在中央公园的太阳，中央公园及其太阳是属于纽约市民的，不能被

少数富豪独占。新落成的 One57 一个单元动辄就上千万美元，其中不乏苏俄大佬和隐名埋姓的中国大款，当地纽约客都称那一圈为“亿万富翁街。”当时气温华氏 89 度，湿度 38%，公园里见得最多的是下班后脱去西装和长裙，汗流浹背的跑步人和骑车人。公园里的一切依旧，而当年那个年轻人却多了些惆怅之心。走过园内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时和儿子留影一张，再一次见证了“逝者如斯夫”的无情。嘴上略有牢骚，心里却甚为宽慰，从小含着银匙长大的儿子工作后知道挣钱不易，晚步请客去公园 77 街处的“Shake Shack”吃汉堡包。入门见店堂里排队，近二十分钟以后才等到一张空桌。这家店的无机牛肉汉堡，只售 \$5.99 一个。据说五年前刚开张时，食客要排队等上 45 分钟才能入座就座。无意去考证其真伪，儿子知道掂量绿纸的份量就好，甚慰！

原爆点 (Ground Zero)

(2014-9-1)

劳工节长周末在纽约，去了原爆点。2001年9月11日是个举国哀伤的日子，是个同仇敌忾的日子。劳工节周末，世贸中心双塔的旧址游客云云，但相比其他的旅游点，这里的游人安静有序，周围的环境和气氛似乎给人造成一种悲愤的叹息和思念。不想太伤感，我们没有进入 9.11 纪念馆，仅在玻璃建筑物前照像一张，便匆匆离去！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在双塔旧址旁新竖立起的今天美国最高的摩天大楼，新世贸中心 1 号楼（104 层，541 米），而是地面上的南北两座水池。你能看到 9 米多高的瀑布飞流而下，汇入到最底端的深淵。我未曾考证水池设计者的意图，但我总觉得那不息的瀑布像是活着的人无尽的眼泪和哀悼。2983 名遇难者的名字刻在水池四面的上方，有不少名字记录了遇难者在当时身处何处，比如是在哪一家航班上或者哪一座大楼里。根据意愿，家庭成员也会排在一起。



纽约人是坚强的。事发后的第六天，一位大学同班同学在电子邮件里告诉我们，她带着她刚进初中的女儿加入数以千计的志愿者，每天下班后去双塔废墟附近做三个小时义工。她还说，9/11 以后她变得更加热爱纽约了，为自己是一

个纽约人而骄傲，她和她的许多朋友和同事一样，要一直在纽约住下去。许多人都说曼哈顿这几年变得干净和安全许多，今年三次去纽约，我也有同感。又有人说，这是 9/11 给纽约带来的变化，纽约客，你们认同这种说法吗？



西班牙印象

欧洲就是欧洲！（2014-5-5）

在巴黎小住六天以后，因为去参加客户和其合作伙伴的一个重要会议，终于踏足向往已久的西班牙王国。第一次去马德里，经历多多。从机场到市中心的酒店，被出租车司机狠狠斩了一刀。入住酒店时才知道二个月前马德里市政府刚统一出租车价格，从机场到市中心是30欧元，我被斩了65欧元。究其原因，都怪自己太兴奋，被热情的的哥一眼看穿外地客的天真好奇。好在以后多次乘出租车，一切均满意。西班牙环保节能意识很强，科技环保也是走在世界的前列。酒店走廊灯光自然感应，机场候机大厅大量采用自然光，空气流通省电节能。因为由当地客户订座，吃到正宗的西班牙菜肴，有金枪鱼腮帮肉配西红柿，本地菜碎蛋（broken eggs），等等。长姿势的还有，虽然正岁已有啤酒和红葡萄酒，岁后点心除了传统的甜品和水果外，还有几种小酒品赏，包括威士忌。

西班牙称雄航海时代保存留下的那些精致庄重却显奢侈浮华的建筑令人留恋驻足，渴望去追溯流逝的历史。虽然大学时曾选修过英美文学史，但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的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另外两家分别是巴黎的罗浮宫和伦

敦的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各个时期著名的绘画作品再一次为自己对西方文明史和艺术史的知识贫乏深感惭愧。

这次在马德里有幸见证欧洲足球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事。马德里的两支球队昨晚和当晚先后获得欧洲杯决赛权，不久将争夺冠军。Real Madrid被公认是世界上最强的足球队，众所周知，在西班牙足球明星被捧为民族英雄。我们住在普拉多博物馆对面的酒店，已过凌晨1:20am，酒店下面仍然群情沸腾，欢呼跳跃，场面一点不亚于西雅图海鹰队（Seahawks）两个多月前夺冠美国橄榄球超级杯。

喜欢巴塞罗那更胜于马德里。西班牙民族热情奔放，甚至流露出一种狂野。这种性格体现在建筑上，它们不但具有欧洲建筑共有的庄重辉煌和对称，而且更张显出其特有的幻想和浪漫风格，带有些神话和诗意。建筑设计鬼才高迪的作品在巴城到处可见，最有标志性的是那座建了三百年尚未竣工的神圣家族大教堂，对此有人爱，有人恨，我应该属于不喜欢的那一伙。我在想大教堂前的“道具”高架吊车倒是很好的生财之道，白天游客众多，根本无法施工，难道晚上不成！西班牙是一个很有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国家，巴城内的一个小区还保留使用古老的加泰罗尼亚语，将其作为官方语言之一，并发行该语的报纸，两千年前的加泰罗尼亚国的影子还在！巴黎也是如此，巴黎圣母院星期天早上的弥撒至今还是用拉丁语，不但有慕名而去的旅游观光者，还有一大批当地的信徒。欧洲就是欧洲！



北海道见闻

安静和幸福（2014-9-12）

朋友告诉过我，幸福可以是很安静，安静可以带来幸福；幸福可以是很简单，简单可以带来幸福。听起来是否有些故弄玄虚，文字游戏？一段经历使我更加确信这个自我感觉。今天下午从日本札幌国际机场乘坐大巴去北海道的登别，日本的温泉胜地。车上90%是日本乘客，从机场到下榻的酒店近一个小时，一路非常安静。车上没有电视，没有音乐；偶尔有人对话，也是窃窃私语。坐在安静整洁的大巴里，望着窗外，远处一闪即逝的青山绿峰，路边牧场悠闲啃青的牛群，你自然就心情放松，旅途的疲乏顿减。幸福难道不就是你自己心里的一种轻松和满足的感觉！

惬意和尴尬（2014-9-14）

游北海道当然少不了泡温泉，含有各种矿物质的泉液从残存数百年的火山口涌出，从山岩地缝中冒出，在那里泡温泉，俗称“泡汤”，那是一种使人身身心放松，天人合一的健康享受。

北海道的登别温泉，是日本首屈一指的温泉乡。泉质种类丰富，每天自然湧出约一万吨的温泉，连空气中都弥漫着矿物质味，见到带着口罩的游人也不以为奇。在众多泉质中，以乳白色的硫磺温泉渗入肌肤的感觉最舒服。在登别的世纪阁酒店有日式和西式客房，在常去日本的妹妹安排下，随乡入俗，睡了两天塌塌米，一人一方，只有单人床大小。睡得和席梦思一样香，只是躺下爬起太费力，不习惯。

定山溪温泉距离札幌市约1小时车程，位在山林和溪谷环绕的自然环境中。小镇安静整洁，温泉酒店林立。从流贯泉街的丰平川川底湧出的温泉是无色透明的钠盐化泉，具有防止汗水蒸发，保持身体温暖的特效。

在下榻的酒店里有廿四小时的室内和露天温泉浴池，最令人“尴尬不堪”的是浴池里负责清洗整理的女服务员，面对赤身裸体的男客淡定自如，倒是第一次经历的我“惊慌不堪”，本能地用毛巾围住下身，不料马上被她连比带划地下令取下毛巾才能入池。

札幌小记（2014-9-16）

札幌是北海道首府，日本第五大城市，带有低调的繁华和精致的优雅，令人一见钟情。到札幌有两个公园是必须“到此一游”，一是有札幌心脏之称的大通公园，距我们下榻的酒店仅五条街，那是一个长约1.5公里，宽约100米的带状绿地，有草地、花坛、喷水池等。每年2月举办的札幌冰雕雪祭也在此地登场，至2014年已进入第64届。那里的夜市小

吃热闹非凡，海鲜烧烤飘香。年轻白领居多，紧张辛苦之后，大家围坐简易小桌，几杯啤酒入肚，谈笑风声，把一天的疲乏抛置身后。大通公园的夜市有点和台北的相似，但比台北的歇得早，九点以后人便渐渐散去，日本的年轻人谋生真辛苦！第二个“到此一游”是位于札幌市东北占地约1.89平方公里的莫埃来沼公园，它在由270万吨垃圾废弃物填埋地上建成，由美籍日裔雕塑家ISAMU NOGUCHI设计，是一个融合自然与雕塑艺术的公园。下午搭乘公车一小时前往，离开

时才发现公园有免费班车来去市区。园内出租供游人使用的脚踏车，随心所欲，到处晃荡，不紧不慢，自己作主。那里的空气干净真干净，连来自海滨之城西雅图的我都感叹不已；那里景色朴实自然，别具一格，让都市人体验到北海道宽廓的平川和苍凉的浪漫。公园内最著名的莫过玻璃金字塔，据说里面夏日的空调竟然是用储存的冬天积雪发电而成。

第一次儿女不在家过圣诞节，第一次家里不见了圣诞树，与其彻底空巢，不如陪老人去赌城过圣诞。上一次去赌城记得是零六年，“罪恶之城”（Sin City）年年变，几年不见，豪华酒店赌场又添几多，而永远不变的日日声色犬马，夜夜五光十色。此行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任性和“有自立于世界之林的能力”的潇洒。中国人正在占领Strip，凌晨二点钟赌场的牌桌上一大半是黄面孔，华语喧闹；哪一家像样点的resort & casino没有一家中餐馆，食客盈门；奢侈精品店挤满了财大气粗的中国人，趾高气扬。早年飘洋过海，负笈苦行的我等穷学生命运不济，自叹生不逢时。好在去了赌城还能在贡多拉上当一回意大利帅哥，引吭高歌一曲“重归苏莲托”自得其乐！

占领“罪恶之城”

(2014-12-25)



谁不说俺家乡美



今日桃花源

隔岸相望华盛顿湖有西城(Seattle)和表市(Bellevue)，间隐一自然生态湿地公园(Mercer Slough Nature Park)，园内一小河缓缓流经。从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都市转入

这座静静的不起眼的公园，仿佛是到了“桃花源”境地。缘河行，忘咫尺喧哗。忽逢白桦林，亭亭冲蓝天。小径两旁，泽地草丛；枯木前头，生机待春；冬日煦阳，空气清爽。偶遇游人，怡然自乐；或携家带口，或牵狗溜达，似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奥巴，无论江，习。

既出，得吾车，便扶归路，感叹万分。天涯海角，远古至今，平衡和良好的自然生态均为人类的公共资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善待自然，便是善待自己。保护自然生态才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宏伟大业”，念万里之外的家乡，今日却是千金难买好空气和好生态。救救我“可爱的中国”！

一张工笔画

妹妹的邻居，当年麻州威斯理女校艺术史专业高材生，如今是年逾七旬的独居老人。她在华盛顿湖中的墨瑟岛上居住四十二年之久，相夫教子，两个儿子分别毕业于哈佛和

哥伦比亚。妹妹刚迁入新居不久，尚未谋面，她就送来自家后院种植的蔬菜水果，放在门前，以示欢迎。昨天和妹妹初次登门拜访，回赠国产丝织围巾，老人欢喜不已。她热情好客，谈吐不凡。客厅里堆满各种书藉，油画，钢琴架上放的是肖邦的奏鸣曲。她退休后不计报酬，把75%的时间投入环境保护的社会公益活动，对日趋被挥霍摧毁的自然资源感到忧虑万分。她送给我妹妹的亲手工笔画是她希望对环保引起社会关注的呐喊和提高公众意识的唤醒；她身体力行，从我做起，在院子里种植果树和各类食用绿色植物，并潜心研究，家里堆满大小瓶罐，配制绿色饮料。她慈祥中流露出坚毅，忧患中充满着信心，热情中掩不住执着；她家居简朴，甚至有些凌乱，却充满生活的和谐和理想的情操，令人敬佩之心油然而起。她不就是美国社会的草根和精英的缩影。

新年决志

新年决志才二条。第一条，早睡早起，所以昨晚没守到新年钟声那一刻就已经酣然入睡。2014最后一天，虽流感初愈，却是忙碌的一天，辛苦的一天，欣慰的一天，早睡的一天。第二条，控制微信，早上醒来却情不自禁地把手伸向床头柜上的手机。2015元旦伊始，微信世界早已是热闹非凡，有什么能比看到来自亲人和朋友的美好祝福，分享他们快乐的时光，感悟他们激励的贺辞更令人幸福和振奋！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元旦最能使人感叹光阴珍贵又无情，多少人长大了成熟了，又有多少人变老了悟顺了。都说世界变小了，又说同住地球村。不悔梦归处，只恨太匆匆。莫叹光阴似水流，笑看日月如翻手。新年的每一天总有值得你为之献身奋斗的事情，于是太阳每天都会从你心中的东方升起。

经历了多年的膝盖疼痛折磨后，我决定去做双膝盖置换手术。这是一个成熟的手术，是我们年纪大的人经常会面对的问题。尤其是3D打印技术出来后，量身定制的膝关节手术也时有所闻，前不久，新加坡曾为一患者作过该手术，由欧洲制作关节，需6周，之后手术。术后几乎不痛，其原因是新旧关节一模一样，置入后，不会引起不适。但是这不适应我，我双腿从小有遗传的罗圈腿，随着年龄增长，外侧腿骨变形，我手术同时，还要校正骨骼变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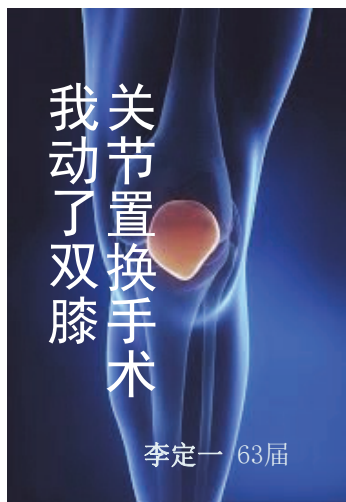
为我手术的Dr.Lo是新加坡首屈一指的骨科专家，国际上不少医学院都聘他为客座教授。他医术精湛，每周工作7天，从不休息，4天安排手术，几乎从早到晚。又待人和善，我女婿(也是该医院的骨科顾问医生)，和他一说，他满口答应，还很体贴地为我安排适当的手术和住院规格，让我得到最好的护理，让我们感动不已。手术前，他研究分析了我的X光片，仔细准备了手术预案。

那天早上，我太太和女儿送我去开刀，临上车前，我在微信发了一条“伸头一刀，缩头一刀，砧板上的肉，开始了”我是半身麻醉，前后手术4小时，两个膝盖依次完成。手术没完，我就醒了，听着他们用电钻钻，用榔头敲……。

该教授用一种新的手术治疗方案，持续从脊柱注入麻药，来减少因异体排斥产生的剧痛(类似于无痛分娩的那样，只是我连续注射3天)。3天后，停止注药，手术部位的伤口愈合得很好，那教授在手术的总结报告中，洋洋得意地写上“手术很成功”。

过去听朋友提起该手术，都说术后第二天就要下地走，都痛得很，并叮嘱我要忍。手术后，我是用肚皮上打钉，用于稀释血液浓度，既避免产生脑血栓等并发症，也避免了下地走路引起的剧痛。

术后，我在医院进行了数次物理治疗，之后转入康复医



外孙记忆中的外公



那令我咬牙切齿的健身房



这是术后十九天的走路照片。不用拐杖，我能脱手走上几十米，不在话下。我总感到，精神的力量是无限的，老了，也要有干劲。

院，由专业理疗师进行系统训练，至今才十天，已能自己靠拐杖上厕所、洗澡等动作，脱手也能走十多步了。

以下谈一下心得，供大家参考：

1.开刀医生选择很重要，宁可多花钱也要请医术高明的医生，我同房有一患者，手术后发炎，结果在我出院那天，再开一刀。

2.一个膝盖和二膝盖是一样的，因为一个膝盖做了，另一个膝盖6个月到1年也要做的。如果你膝盖单纯是关节问题，我建议一起做，手术康复都一样的，何必一顿饭分二次吃。

3.手术前的准备很重要，为了手术，我每天游泳1千米，

坚持了8个月，以增强腿部肌肉的力量。原来我下蹲时大小腿之间的夹角只能弯到93度，现在手术后可以达到75度。我手术后理疗时，连理疗师都惊讶不已。

4.术后的康复很重要，它直接影响你将来的生活品质。中国开刀后不重视康复，有不少病例开刀后的结果比开刀前更糟。

我终于出院回家了，那短暂的十天，那熟悉的病房，那水缸的金鱼，那欢声笑语的活动场景，那让我咬牙切齿的健身房，永远留在我的心中，别了。

术后十九天外孙、外孙女都来家陪我，并随同我一起去户外锻炼，照片真实反映了我开刀后康复的情况，双膝的刀疤还历历在目，我已经能在住家小区每天锻炼一两个小时。

不用拐杖，我能脱手走上几十米，不在话下。我总感到，精神的力量是无限的，老了，也要有干劲。

前言

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徐志摩《再别康桥》

为往圣继绝学。

—张载

我不是职业命理师。我与命理学之间的不解之缘，起自于四十多年前的好奇。我是由好奇而学习，由学习而研究，由研究而成了这个传统特殊领域的一个探索者。

为什么会发生好奇？我在《八字与中国智慧》序言中已经谈及：早在1967年初春，一位盲残算命师预言了我十年后的重大变化以及“出洋游学”。当这些预言真的发生时，我不能不感到惊讶，好奇心油然而起，于是开始收集和阅读命理方面的书籍。在学习过程中，又常常被我们先人的睿智所惊倒。传统命理学中，有迷雾，有糟粕，但其中洋溢着理性的探索精神，却闪烁着我们古老民族的智慧之光。

2006年，为了集中精力探求这种智慧，我提前“退休”了，专心从事命理的研究。大概是受了现代西方博士教育的影响，凡研究一个课题，总要先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前人究竟做了哪些工作？——这是研究的起点。因为在科学发现上，后来者如果能看得更远，那是因为他们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这样，系统地研读命理学历史文献，梳理命理发展的历史过程，成了我“退休”后研究计划的第一项课题。

本来仅是爱好，但一经投入，却格外认真起来了。传统命理学长期存身在俗文化中，缺乏系统的整理，但它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西风强劲、商品大潮汹涌澎湃的情形下，重新梳理和召唤我们自己古老文化的精神血脉，就变得十分重要。我感到了一种历史使命感。2008年秋出版的《中国命理学史论》，作为第一本完整的命理学发展的历史述评，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写成的。

要感谢《史论》的责任编辑、原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杨柏伟先生，是他又“催生”了放在读者面前的这一本小书。因为《史论》是一本比较严谨的学术研究著作，对于完全没有命理学知识背景的人，在阅读上会有一些困难。那么，能否写一本比较通俗的简史，得以满足更多有兴趣了解命理和命理发展史的读者的要求？

的确，《史论》完稿有五年了。五年中我又有了新的资

料的积累。一是台湾早年的命理作品，主要是邹文耀教授对早期命理的研究著作。二是韩国图书馆保存的南宋徐大升《子平渊源》早期本子。研究这些资料，对早期命理的发展脉络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史论》中讨论了1949年以后的现代命理研究，但主要是港台的研究，没有涉及大陆内地。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内地已经成为了当代命理研究和实践的主要舞台，不少研究著作得以正式出版。因此，介绍和评点最近一个时期内地的研究状况，对于命理学史的研究者来说，自然是责无旁贷的。所以，作者花时间认真地阅读了近年大陆出版的传统

格局研究、“盲派”以及“新派”的命理作品，对他们的研究得失做了评论。当然，这些评论是否得宜，还要留给读者和专家来评判。有了这些新的内容，本书并不只是《史论》的一个简写本。

本书的内容首先是命理学的“简史”。然而，人们在了解了历史之后，最主要的目的是“应用”。从学以致用角度出发，本书又着重展开了“推演方法”的介绍和阐述。最初担心“简史”与“推演方法”属于两个不同的主题，很难在一本小书里讲清楚。但是，我还是努力尝试了。在我看来，传统命理的推演方法正是从历代命理典籍中透露出来的。有了历史文献的铺垫，读者才能真正了解这些方法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或者说，在怎样的探究视角下，产生和逐渐丰富起来的。事实上，这也是我自己学习和探索的过程。为了让读者阅读方便，我在目录之后特意加了一个导读图。根据各章节的主要内容，把“简史”和“推演方法”分别标记出来，提供阅读的简明线索。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内容的重点。我还特意写了第十一章，以清朝康熙命造为例，把历代使用的方法整合起来，具体地展现为一种全方位、多视角的分析程式。这是我数十年研究的心得，既为初学者指点登堂入室的门径，也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命运的求索：中国命理学简史及推演方法
陆致极著 65页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年11月1日第一版
共12章，458页

《命运的求索》以充实的史料，平实的语言，生动的例子，简述命理学的发展历史，展现命理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哲学观念和探究方法的特点，使读者读后对曾在世俗文化中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命理文化，有一个比较明晰的印象和简明的的发展线索。

新书介绍

作者认为，人出生的时空结构联系着他的生命信息，这是中华先人的一个伟大假说。近两千年来命理的理性探索，本质上是对这一假说做出的实证。囿于研究手段的限制，古人不可能完成这样的工作。现在，是借助于现代科学思想和科学工具，开始新一轮实证的时候了。而这种实证将为一门浸透了我们古人智慧的新的学科——时空生命科学奠定厚实的基础。

作者认为，人出生的时空结构联系着他的生命信息，这是中华先人的一个伟大假说。近两千年来命理的理性探索，本质上是对这一假说做出的实证。囿于研究手段的限制，古人不可能完成这样的工作。现在，是借助于现代科学思想和科学工具，开始新一轮实证的时候了。而这种实证将为一门浸透了我们古人智慧的新的学科——时空生命科学奠定厚实的基础。



盼大家常去我们的网站 www.weiyu51na.com 看看。

我们也代表所有会员向在今年会费，捐献和赞助收支表中列出的老师和校友们致以感谢。
由于你们的热忱与慷慨，校友会得以出版会刊，维持网站和开展活动。

希望每位收到《钟声》的校友不要忘了今年的会费。

校友会会费为每人每年\$10.00，并欢迎随意捐款或赞助。

支票请寄： **Wen Sun (孙雯) or Dongyun Hua (华非非)**
PO Box 274, Martinsville, NJ 08836

请在支票上清楚注明您的英文和中文姓名

WWW.WEIJU51NA.COM

有感而发

— 读诗，听歌和看电影

柯晓明 67届

不要问我

(读诗《见与不见》有感)

不要问我，
世间感情为何物，
只要它来自真我。
不管是干柴烈火，映红天路，
还是荷塘秋色，缠绵忘我。
不管是萍踪相逢，曾经共舞；
还是天荒地老，执手你我。

不要问我，
见与不见为何物，
只记得真情是我。
不管是就在昨天，朝朝暮暮，
还是默默相望，曾经是我。
不管是随风淡去，温情如故
还是刻骨铭心，难忘你我。

《见与不见》原文：<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37366534.html>

月儿

(听歌《望月》有感)

当月儿在云里穿行时，
我想起小时候妈妈讲起的故事；
当月儿被乌云遮掩时，
父亲在天上的慈容抹去我忧伤。

当月儿圆了十五那晚，
我思乡的眼泪止不住挂满了双颊；
当月儿带着星星隐退，
我舒展双臂拥抱喷薄而出的朝阳。

月圆月蚀，我心里唱着同一首歌；
月明月淡，你夜夜静静守望着我。
月儿，你在天上；
月儿，你在我心上！

歌曲《望月》：<https://m.youtube.com/watch?v=a9ap4FZjTqQ>

追梦

(看微电影《追》有感)

本以为只是一部几分钟的微电影，却不料达二十五分钟之长；本想看几分钟便作罢，却一口气把它看完了；看完后有点沉重和无助，却更多些激励和感慨。从少年到白头，谁都作过不少梦，你曾经追梦有几多？你现在还在继续追吗？无论是年轻立志，精心规划，一

步一个脚印地追，到头来却梦碎现实，一场空；还是被人嘲笑，好高骛远，无可企及地追，最终却梦想成真，成英雄。有梦便好！梦是你灵魂的寄托，是你奋斗的动力，是你青春的燃烧，是你不老的呐喊。梦是黑暗中的光明，梦是严冬时的阳光。试想，一个人如果完全没有了梦，那会是一怎么样一种生活。我愿我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还有梦可以作，还有梦可以追……！

微电影《追》：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E4MTQ2MjU2.html?x&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鐘聲



Volume: Twenty One, 2015

Shanghai Weiyu Alumni North America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画岳飞词满江红 油画，1x2米，汤沐黎画

满江红 岳飞（宋）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